PL
2722
U2L5
1869
v.1

LIBRARY
AUG 1 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文登呂湛恩叔清釋註

硃批增註
聊齋志異

同治己巳年孟秋
羊城青雲樓藏版

乙酉三月山左趙公奉
命守睦州余假館於郡齋太守公出淄
川蒲柳泉先生聊齋志異請余審定而
付之梓嚴陵環郡皆崇山郡齋又多古
木奇石時當秋颸怒號景物晦冥狐鼠
晝跳梟鏡夜嘷把卷坐斗室中青燈睒
睒已不待展讀而陰森之氣偪人毛髮
嗚呼同在光天化日之中而胡乃沈冥
抑塞托志幽遐至於此極余蓋卒讀之
而悄然有以悲先生之志矣按縣志稱

先生少負異才以氣節自矜落落不偶卒困於經生以終平生奇氣無所宣渫悉寄之於書故所載多涉諔詭荒忽不經之事至於驚世駭俗而卒不顧嗟夫世固有服聲被色儼然人類叩其所藏有鬼域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難與方者下堂見蠆出門觸蠭紛紛沓沓莫可窮詰惜無禹鼎鑄其情狀鐲鏤決其陰霾不得已而涉想於杳冥荒怪之域以為異類有情或者尚堪晤對鬼謀雖遠庶

其警彼貪淫嗚呼先生之志荒而先生之心苦矣昔者三閭被放彷徨山澤經歷陵廟呵壁問天神靈恠物琦瑋僪佹以洩憤懣抒瀉愁思釋氏憫衆生之顛倒借因果爲筏喻刀山劍樹牛鬼蛇神罔非說法開覺有情然則是書之恍惚幻妄光恠陸離皆其微旨所存殆以三閭侘傺之思寓化人解脫之意歟使第以媲美齊諧希踪述異相詫孅此井蠡之見固大盭於作者亦豈太守公傳刻

之深心哉夫易筮載鬼傳紀降神妖祥
灾異炳於經籍天地至大無所不有小
儒視不越几席之外履不出里巷之中
非以情揣即以理格是沾沾者又甚於
井蠡之見也太守公曰子之說可以傳
先生矣遂書以爲序
乾隆三十年歲次乙酉十一月仁和余
集撰

志而曰巽明其不同於常也然而聖人曰君子以同而
異何耶其義廣矣大矣夫聖人之言雖多主於人事而
吾謂三才之理六經之文諸聖之義可一以貫之則謂
異之爲義卽易之旨道無不可也夫人但知居仁由義
克巳復禮爲善人君子矣而陟降而在帝左右禱祀而
感召風雷乃近於巫祝之說者何耶神禹創鑄九鼎而
山海一經復垂萬世豈上古聖人而喜語怪乎抑爭子
虛烏有之賦心而預爲分道揚鑣者地乎後世拘墟之
士雙瞳如豆一葉迷山目所不見率以仲尼不語爲辭

不知鷁飛石隕是何人載筆爾爾也倘概以左氏之誣蔽之無異掩耳者高語無雷矣引而伸之即閶闔九天衣冠萬國之句深山窮谷中人亦以爲欺我無疑也余謂欲讀天下之奇書須明天下之大道蓋以人倫大道淑世者聖人之所以爲木鐸也然而天下有解人則雖孔子之所不語者皆足輔功令敎化之所不及而諸臯夷堅亦可與六經同功苟非其人則雖日述孔子之所常言而皆足以佐慝如讀南子之見則以爲淫辟皆可周旋泥佛肸之往則以爲叛逆不妨共事不止詩書發

塚周宮資纂已也彼拘墟之上多疑者其言則未嘗不近於正也一則疑曰政教自堪治世因果無乃渺茫乎曰是也然而陰隲上帝幽有鬼神亦聖人之言否乎彼彭生覿面申生語巫武嬰宮中田蚡柷畔九幽斧鉞嚴於王章多矣而世人往往多疑者以報應之或爽誠有可疑郎如聖門之士賢儁無爹德行四人二者夭亡一厄繼母幾乎同於伯奇天道憒憒一至此乎是非遠洞三世不足消釋羣憾釋迦馬麥袁盎人瘡亦安知之故非天道憒憒人自憒憒故也或曰報應示戒可矣妖邪

不宜除乎曰是也然而天地大矣無所不有古今變矣未可膠舟人世不皆君子陰曹反皆正人乎豈夏姬謝世便儕共姜榮公撤瑟可參孤竹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河日下人鬼頗同不則幽冥之中反是聖賢道場日日唐虞三代有是理乎或又疑而且規之曰異事世固間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竟馳想天外幻跡人區無乃爲齊諧濫觴乎曰是也然子長列傳不厭滑稽卮言寓言蒙莊嚆矢且二十一史果皆實錄乎仙人之議李郭也固有遺憾久矣而況勃窣文心筆補造化不

止生花且同煉石佳鬼佳狐之奇俊也降禍既以孔皆敦倫更復無數人中大賢猶有愧焉是在解人不爲法縛不死句下可也夫中郎帳底應饒子家之異味鄴侯架上何須兎冊之常詮余願爲婆娑蓺林者職調人之役焉古人著書其正也則以天常民彝爲則使天下之人聽一事如聞雷霆奉一言如親日月外此而書或奇也則新鬼故鬼魯廟依稀內蛇外蛇鄭門躑躅非盡矯誣也倘盡以不語二字奉爲金科則萍實商羊羵羊楛矢但當搖首閉目而謝之足矣然乎否乎吾願讀書之

士覽此奇文須深慧業眼光如電牆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並知聖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語之故則六經之義三才之統諸聖之衡一一貫之異而同者忘其異焉可矣不然癡人每苦情深入耳便多濡首一字魂飛心月之精靈冉冉三生夢渺牡丹之亭下依依檀板動而忽來桃茢遺而不去君將爲罔兩曹邱生僕何辭齊諧魯仲連乎紫霞道人高珩題

諺有之云見橐駝謂馬腫背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夫人以目所見者爲有所不見者爲無曰此其常也倏有而倏無則怪之至於草木之榮落昆蟲之變化倏有倏無又不之怪而獨於神龍則怪之彼萬竅之刁刁百川之活活無所持之而動無所激之而鳴豈非怪乎又習而安焉獨至於鬼狐則怪之至於人則又不怪夫人則亦誰持之而動誰激之而鳴者乎莫不曰我實爲之夫我之所以爲我者目能視而不能視其所以視耳能聞而不能聞其所以聞而況於聞見所不能及者乎夫聞

見所及以爲有所不及以爲無其爲聞見也幾何矣人之言曰有形形者有物物者而不知有以無形爲形無物爲物者夫無形無物則耳目窮矣而不可謂之無也有見蚊睫者有不見泰山者有聞蟻鬬者有不聞雷鳴者見聞之不同者盲瞽未可妄論也自小儒爲人死如風火散之說而原始要終之道不明於天下於是所見者愈少所怪者愈多而馬腫背之說昌行於天下無可如何輒以孔子不語一詞了之而齊諧志怪虞初記異之編疑之者參半矣不知孔子之所不記者乃中人以

下不可得而聞者耳而謂春秋盡刪怪神哉留仙蒲子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起雲湧能為載記之言於制舉業之暇凡所聞見輒為筆記大要多鬼狐怪異之事向得其一卷輒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為余所習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見而與夏蟲語冰也余謂事無常怪但以有害於人者為妖故日食星隕鷁飛鵒巢石言龍鬬不可謂異惟土木甲兵之不時與亂臣賊子乃為妖異耳今觀留仙所著其論斷大義皆本於賞善罰淫與安義命之旨足以開物

而成務正如揚雲法言桓譚謂其必傳矣豹巖樵史唐
夢賚拜題

自序

憶髫齡時自塾歸得聊齋志異讀之不忍釋手　先大夫責之曰童子知識未定耶好鬼狐怪誕之說耶時父執某公在坐詢余曷好是書余應之曰不知其他惟喜某篇某處典奧若尚書名貴若周禮精峭若檀弓敘次淵古若左傳國語國策爲文之法得此益悟耳　先大夫聞之轉怒爲笑此景如在目前屈指四十餘年矣歲巳卯入詞垣先後典楚浙試皇華小憩取是書隨筆加點載以臆說置行篋中爲友人王蔓堂錢辰田兩侍讀

許信臣朱桐軒兩學使見而許之謂不獨揭其根柢於
人心風化實有裨益囑付剞劂而未果玆奉
命蒞任江南張桐廂觀察金瀛仙主政葉素菴孝廉諸
友復慫恿刊布以公同好余亦忘其固陋未知有當於
聊齋之意與否書成爰記其顛末如此時
道光二十二年夏五月廣順雲湖但明倫識於兩淮運
署之題襟館

聊齋自誌

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爲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罔兩見笑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同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於斷髮之鄉睫在目前怪有過於飛頭之國遄飛逸興狂固難辭永託曠懷癡且不諱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盧耶然五父衢頭或涉濫聽而三生石上

頗悟前因放縱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廢者松懸弧時先大人夢一病瘠瞿曇偏袒入室藥膏如錢圓粘乳際寤而松生果符墨誌且也少羸多病長命不猶門庭之棲寂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鉢每搔頭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生耶盍有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隨風蕩墮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弔月秋蟲偎

闌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康熙己未春日栁泉居士題

志異十六卷先大夫柳泉先生著也先大父諱松齡字留仙別號柳泉聊齋其齋名也幼有軼才學識淵穎而簡潛落穆超然遠俗雖名宿宗工樂交傾賞然數奇終身不遇以窮諸生授舉子業顛倒於荒山僻隘之鄉間爲詩賦歌行不愧於古作者撰古文辭亦往往標新領異不勤襲先民皆各數百篇藏於家而質耳以著禮記里巷所流傳同人之籍錄又隨筆撰文章發其程其事多涉於神怪其體倣歷代志傳其論贊或觸時感事而以勸以懲其文往往刻鏤物情曲盡世態冥會幽探思

入風雲其義足以動天地泣鬼神俾畸人滯魄山魈野魅各出其情狀而無所遁隱此山經博物之遺遠遊天問之意非第如干寶搜神已也初亦藏於家無力梓行近乃人競傳寫遠邇借求矣昔昌黎文起八代必待歐陽而後傳文長雄踞一時必待袁中郎而後著自今而後焉知無歐陽中郎其人者出將必契賞鋟梓流布於世不但如今已也則且跂予望之矣

大清乾隆五年歲次庚申春日孫立惪謹識

丙寅冬吾友周子季和自濟南解館歸以手錄淄川蒲留仙先生聊齋志異二冊相貽深以卷帙繁多不能全鈔為憾予讀而喜之每藏之行笥中欲訪其全數年不可得丁丑春攜至都門為王子閏軒攫去後予宦閩中晤鄭荔鄉先生令嗣因憶先生昔年曾宦吾鄉性喜儲書或有藏本果丐得之命侍史錄正副二本披閱之下似與季和本稍異後三年再至都門閏軒出原鈔本細加校對又從吳君穎思假鈔本勘定各有異同始知荔鄉當年得於其家者實原稟也癸未官武林友人鮑以

文屢從崽子付梓因循未果後借鈔者衆藏本不能徧應遂勉成以公同好他日見聞軒出以相贈其欣賞爲何如獨恨吾季和巳赴九原不獲與之商榷定論巳此書之成出貲勷事者鮑子以文校讎更正者則余君蓉裳郁君佩先暨予弟皐亭也

乾隆丙戌端陽前二日萊陽後學趙起杲書於睦州官舍

聊齋小傳

淄川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辛卯歲貢以文章風節著一時弱冠應童子試受知於施愚山先生文名藉甚乃決然舍去一肆力於古文悲憤感慨自成一家言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與同邑李希梅張歷友諸名士結爲詩社以風雅道義相切劘新城王漁洋先生素奇其才謂非尋常流輩所及也家所藏著述頗富而聊齋志異一書尤膾炙人口云 淄川縣志

聊齋志異新評題詞

冥搜鎮日一編中多少幽魂曉夢通五夜燃犀探祕籙
十年縱榑借神叢董狐豈獨人倫鑒千寶直傳造化工
常笑阮家無鬼論愁雲颯颯起悲風
盧家冥會自依稀金盌千年有是非莫向酉陽稱雜俎
還從禹穴問靈威臨風木葉山魈下研露空庭獨鶴飛
君自閒人堪說鬼季龍鷗鳥自相依
搦管蕭蕭冷月斜漆燈射影走金蛇嫏嬛洞裏傳千載
嵩嶽雲中逬九華但使後庭歌玉樹無勞前席問長沙
莊周漫說徐無鬼惠子書成已滿車

崑崙外史張篤慶歷友題

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
愛聽秋墳鬼唱詩

漁洋山人王士正貽上題

冥搜研北隱牕東腹笥言泉試不窮秋樹根旁一披讀
燈昏風急雨濛濛

香茅縛就新亭小睡覺桐陰一欠伸君試妄言余妄聽
不妨狐窟號詩人

攟摭成編載一車詼諧玩世意何如山精野鬼紛紛是
不見先生志異書

朱緗子青題

庭梧葉老秋聲乾庭花月黑秋陰寒聊齋一卷破岑寂燈光變綠秋窗前搜神洞冥常慣見胡爲對此生辛酸嗚呼乃知先生生抱奇才不見用雕空鏤影摧心肝不堪悲憤向人說呵壁自問靈均天不然盧家塚內黃金盌鄰舍桑根白玉環亦復何與君家事長篇短札勞千言憶昔見君正寥落豐頤雖好多愁顏彈指響終二十載亦與異物成周旋不知相逢九地下新鬼舊鬼語頻寬須臾月墮風生樹一杯酹君如有悟投抌滅燭與君別黑塞青林君何處

膠州高鳳翰西園題

續題

蒲公生不遇老作山澤臞仰面看屋梁有毫莫從驅白日無以遣聊記腹所儲唾餘寧肯拾百家非我徒山精洎木客社鬼兼城狐怪奇互呈態臞臞以跦跦用意固有在豈獨辭縈莽隨事寓勸賞因端嚴譴誅君看十萬言實與良史俱時復發光詭誰爲懸通都籍甚嚴陵守同爲魯國儒遺編藏篋衍寶若英瓊瑜今者省清俸不顧愁妻孥校讐身獨任雕鐫工急呼行行警昏俗字字醒狂夫於世殊有補孰能並捶鑪寄語守經人莫視作

謬詠　　錢塘王承祖遜先題

盧堂雨深螢燄翌牀下喑喑蛩對泣冰凝桃笙七尺秋
玉樓粟向幽衾粒寒釭豆點青晶熒弔影頑形隻素屏
蝴蝶漏沉忽飄去一編坐對宵冥冥辟衣蘿帶蒲夫子
地下千旌董狐起秃管冥搜仰屋時跳梁嘯梁八艮史
古來美人生髑髏神血未乾雙淚流王母獨憐茂陵客
髓枯心欲空煩憂白毫阿紫先叩首夜戴天靈禮北斗
一顆媚珠明月光魯男當之喪其守不若尋常清書逢
猙獰睒眙懷惺忪君姑妄言臣妄聽遮莫類異情偏鍾
萬本翼飛令貴紙南山梨棗心甘苑太守前身玉局翁

幽香燕寢相料理幽憶忽斷平生心日斜西海光沈沈
爭得賈胡一寸石苑前擲置千黃金

錢塘魏之琇玉橫題

蒲君淄川一諸生郡邑志乘傳其名假非誦讀萬卷破
安有述作千人驚聊齋志異若干卷鬼狐仙怪紛幽明
跳梁載車已誕幻海樓山市尤支撐諦觀命意畧不苟
直與子史相爭衡中藏懲勸挽澆薄外示詼詭欺縱橫
浸淫穠郁出變態雕鎪藻繢窮奇情周詳父子及夫婦
覶縷兄弟而友生間微地獄入貪戾時啟天堂登廉貞
合升元亮合再世翰林協律應同鳴邇來說郛頗充棟

積塵飽蠹供譏評或緣選辭苦陳腐或緣結體非詳精
就中事有共見者筆力懸絕難並程金鐘大鏞一以振
瓦釜牛鐸胥潛聲久藏篋衍異莫炫何啻神物埋豐城
嚴陵太守爲鐫梓紙價儵忽高吳荆乾坤百年遇俊賞
海宇一日公奇擎人生著書恨非好詎見訧[illegible]噎都京

杭郡沈焜敎曾題

君不見神禹鑄鼎表夏德能使神姦民不惑又不見漢
皇前席問鬼神賈生夜半宣室陳六合茫茫無不有何
事徑徑一經守書生忽坐雞籠中奇文詫見聊齋翁我
探仇池竄禹穴齊諧洞冥肆披閱司空見慣滋不悅塵

羹雜陳士飯設聊齋胸次何超超葫蘆不屑依樣描混沌戲鑿虛空雕陸離光怪騷復蕭我有塊磊無酒澆一編三復意也消可短夏日長秋宵高堂錦張粉黛列琥珀光寒銀燭爇掀髯請爲賓客述主人鼓掌客擊節空階露涼蟋蟀咽是何影沈玉漏絕翦鐙試與兒女說老妻掩耳兒吒舌吁嗟乎人間天上兩渺茫胡爲筆墨又唐我欲簪珥置玉堂騶虞麒麟威鳳凰大書金石相輝煌窮愁著書劇可傷聊假寓言列老莊姑置高論周程張嬉笑怒罵成文章豐城夜夜牛斗先歐陽不作亡中郎歐陽中郎本柳泉後人跋語百年何人爲表彰玉函金匱名山

藏荷郝先生事蒐討賸稾天留有遺稾荆州每苦放象
借書肆會逢伯長惱請傾傚篋質書畫亟進良工命梨
棗銀句鐵畫極雕鏤錦縹牙籤鬬奇藻傳鈔何假十手
給快覩爭先一囊倒壓封論衡網汲家奴命董狐僕干
寶風簷展讀愁易盡雞林訪求恨不早嗚呼誰似嚴陵
太守賢剞書不惜萬人傳莫驚詆價無端貴曾費漁洋
十萬錢　　天都鮑廷博以文題

丙戌之冬志異刻成距荷郝歿又五匝月矣以文索余
賦詩嚴諸君之後余不解詩其何能作雖然題聊齋可
不作而悲荷郝不容已也慈余去年在郡齋時與先生

審訂是書丹鉛錯列參互考訂斟酌去留釐成一集今刻前十二卷皆其手定後四卷則附存之者也每讀至思徑斷絕妙想天開㕲如寥天孤鶴俯視人世偪仄不可一日居深以未能擺脫世網棲神太虛爲憾且相約他日向平事了散髮滄洲相逢海上共作神仙中語夜深人靜舉酒相勞余雖不解飲亦引滿一卮何圖然納在耳而先生遽赴道山集亦匏繫無用俛仰今昔第有腹痛先是公以例言屬余會予計偕未報及公卒之前十日自製序文復草例言數則若不及待余之歸也者陳生蕆周畫詞劂之役者也十日前亦先公歿嗚呼何

其奇也未竟之緒以文續而成之今且竣矣海內之士
爭先睹以爲快獨予中心悵觸不能無發書之歎與日
公嘗戲謂予曰此役告成爲生平第一快事將飾以牙
籤封以玉匣百年之後殉吾地下倘幽靈有知亦足以
破岑寂豈意斯言竟成語讖尚當與以文遵富春游桐
江支筇挾冊登嚴陵之臺招先生羈魂焚而告之吾見
南山之巔白雲溶溶凝而不流如來照鑒其必先生也
哉其必先生也哉集不才聊賦短章以當楚些云爾
不得奇人得異書百家持較定何如分明裂月撐霆手
宜讓文園賦子虛

瑤想瓊思十萬言殘編賸有粉蟫痕百年落落逢知己
一笑虞翻地下魂
分將鶴料佐雕鐫要使奇書萬古傳應是驚天逢帝怒
巫陽特遣下瑤天
重泉若有列仙居抵掌應知樂有餘世外益多幽絕語
卻愁何處續虞初
雞林珍重比琅玕揮麈能翻古底瀾幾度燈前重展卷
淒風冷雨助悲歎
嚴陵雲樹總蒼茫江水無言送夕陽冉冉羈魂招不得
空留遺冊哭中郎　仁和余集蓉裳題

刻聊齋志異例言

一先生是書蓋倣干寶搜神任昉述異之例而作其事則鬼狐仙怪其文則莊列馬班而其義則竊取春秋微顯志晦之旨筆削予奪之權可謂有功名教無忝著述以意逆志乃不謬於作者是所望於知人論世之君子

一是編初稿名鬼狐傳後先生入棘闈狐鬼羣集揮之不去以意揣之蓋恥禹鼎之曲傳懼軒轅之畢照也歸乃增益他條名之曰志異有名聊齋雜志者乃張

此亭臆改且多删汰非原書矣兹刻一仍其舊

一先生畢殫精力始成是書初就正於漁洋漁洋欲以百千市其稿先生堅不與因加評隲而還之今刻以問世并附漁洋評語先生亦知可無仲翔沒世之恨矣

一是編向無刊本諸家傳鈔各有點竄其間字斟句酌詞旨簡嚴者有之然求其浩汗踈宕有一種粗服亂頭之致往往不逮原本兹刻悉以原稿庶幾獨得廬山之眞

一編中所述鬼狐最夥層見疊出變化不窮水佩風裳

剪裁入妙冰花雪蘂結撰維新緣其才大於海筆妙

如環

一編中所載事蹟有不盡無徵者如姊妹易嫁金和尚

諸篇是已然傳聞異辭難成信史漁洋談異多所採

摭亦相逕庭至大力將軍一則亦與觚賸雪遘差別

因并錄之以見大畧

一是書傳鈔既屢別風淮雨觸處都有今悉加校正其

中文理不順者間爲更定一二字至其編次前後各

本不同茲刻只就多寡酌分卷帙實無從攷其原目也

一原本凡十六卷初但選其尤雅者釐爲十二卷刊既竣再閱其餘復愛莫能舍遂續刻之卷目一如其舊云

一卷中有單章隻句意味平淺者刪之計四十八條從張本補入者凡二條佳句已盡入錦囊明珠實無遺鐵網矣

一聞之張君西圃云濟南朱氏家藏志異數十卷行將

訪求倘嗜奇之士尚有別本幸不吝見遺當續刻之

以成藝林快事

萊陽趙起杲清曜謹識

聊齋志異新評目錄

第一卷

考城隍　瞳人語　畫壁
種梨　勞山道士　長清僧
狐嫁女　嬌娜　妖術
葉生　成仙　王成
青鳳　畫皮　賈兒
董生　陸判

第二卷

嬰寧　聶小倩　水莽草
鳳陽士人　珠兒　小官人
胡四姐　祝翁　俠女
酒友　蓮香　阿寶
任秀　張誠　巧娘
伏狐　三仙　蛙曲
鼠戲　趙城虎　小人
梁彥

第三卷

紅玉　林四娘　魯公女

道士　胡氏　王者

陳雲棲　織成　竹青

樂仲　香玉　大男

石清虛　曾友于　嘉平公子

苗生　姊妹易嫁　番僧

李司鑑　保住　水災

諸城某甲　戲縊

第四卷

郁

阿纖　瑞雲　龍飛相公
珊瑚　五通 二則　申氏
恒娘　葛巾　黃英
書癡　齊天大聖　青蛙神
晚霞　白秋練　金和尚
丐僧　蟄龍　小髻
霍生

第五卷

狐諧　續黃粱　小獵犬

辛十四娘　白蓮教　胡四相公
仇大娘　李伯言　黃九郎
金陵女子　連瑣　白于玉
夜叉國　老饕　姬生
大力將軍附錄觚賸雪遘一則

第六卷

劉海石　犬燈　連城
汪士秀　小二　庚娘
宮夢弼　狐妾　雷曹

英

賭符 阿霞 毛狐
青梅 田七郎 羅刹海市
公孫九娘 狐聯

第七卷

翩翩 促織 向杲
鴿異 江城 八大王
邵女 鞏仙 梅女
郭秀才 阿英 牛成章
青娥 鴉頭 余德

第八卷

封三娘　狐夢　章阿端
花姑子　西湖主　伍秋月
蓮花公主　綠衣女　荷花三娘子
金生色　彭海秋　新郎
仙人島　胡四娘　僧術
柳生　聶政　二商
祿數

第九卷

華

作

雲蘿公主　甄后　宦娘
阿繡　小翠　細柳
鍾生　夢狼　天宮
寃獄　劉夫人　神女
湘裙　羅祖　橘樹
木雕美人　金永年　孝子
獅子　梓潼令

第十卷

賈奉雉　三生　長亭

席方平　素秋　喬女
馬介甫　雲翠仙　顏氏
小謝　蕙芳　蕭七
顧生　周克昌　鄱陽神
錢流　楊疤眼　龍戲珠
役鬼　三朝元老　夜明
鳥語

第十一卷

菱角　邢子儀　陸押官

陳錫九　于去惡　鳳仙
佟客　愛奴　小梅
績女　張鴻漸　嫦娥
褚生　霍女　布商
彭二掙　跳神　鐵布衫法
美人首　山神　庫將軍

第十二卷

司文郎　吕無病　崔猛
安期島　薛慰娘　田子成

王桂菴 寄生附 褚遂良 公孫夏

紉針 桓侯 粉蝶

錦瑟 房文淑 豢蛇

狂生 孫必振 張不量

紅毛氊 負尸 鞠藥如

盜戶

第十三卷

偷桃 口技 王蘭

海公子 丁前溪 義鼠

尸變　噴水　山魈
荍中怪　王六郎　蛇人
雹神　僧孽　三生
耿十八　宅妖　四十千
九山王　濰水狐　陝右某公
司札吏　司訓　段氏
狐女　王大　男妾
汪可受　王十　二班
募緣　馮木匠　乩仙

泥書生　[illegible]償債　驅怪
秦生　局詐　曹操塚
罵鴨　人妖　韋公子
杜小雷　古瓶　秦檜

第十四卷

臙脂　雨錢　雙燈
妾擊賊　捉狐射鬼　鬼作筵
閻羅　寒月芙蓉　陽武侯
酒狂　武技　雊鵒

商三官　西僧　泥鬼

夢別　蘇仙　單道士

五毅大夫　黑獸　酆都御史

大人　柳秀才　董公子

冷生　狐懲淫　山市

孫生　沂水秀才　死僧

牛飛　鏡聽　牛癀

周三　劉姓　庫官

金姑夫　酒蟲　義犬

岳神　鷹虎神　齕石
廟鬼　地震　張老相公
造畜　快刀　汾州狐
龍三則　江中　戲術二則
某甲　衢州三怪　拆樓人
大蝎　黑鬼　車夫
棊鬼　頭滾　果報二則

第十五卷

龍肉

満

念秧 武孝廉 閻王
布客 農人 長治女子
土偶 黎氏 柳氏子
上仙 侯靜山 郭生
邵士梅 邵臨淄 單父宰
閻羅薨 顛道人 鬼令
閻羅宴 畫馬 放蝶
鬼妻 醫術 夏雪二則
何仙 潞令 河間生

杜翁　林氏　大鼠
胡大姑　狼三則　藥僧
太醫　農婦　郭安
查牙山洞　義犬　楊大淇
張貢士　丐仙　耳中人
咬鬼　捉狐　斫蟒
野狗　狐入瓶　于江
眞定女　焦螟　宅妖
靈官

第十六卷

細侯　眞生　湯公
王貨郎　堪輿　竇氏
劉亮采　餓鬼　考弊司
李生　蔣太史　邑人
于中丞　王子安　牧豎
金陵乙　折獄 二則　禽俠
鴻　象　紫花和尚
某乙　醜狐　錢卜巫

家

姚安　采薇翁　詩讞
毛大福　李八缸　老龍船戶
元少先生　周生　劉全
韓方　太原獄　新鄭獄
浙東生　博興女　一員官
花神

聊齋志異新評目錄終

一部大文章以此開宗明義見宇宙間唯

聊齋志異新評卷一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考城隍

予姊夫之祖宋公諱燾邑廩生一日病臥見吏持牒牽白顛馬來云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疾乘馬從去路甚生疎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廨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都不知何人

仁孝兩丁生死難渝正性命贊鬼神端在乎此舍是則無以爲人矣有心爲善四句自揭立言之本旨即以明造物賞罰之大公至有花有酒二語亦自寫其胸襟爾

惟闕壯繆可識簷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俄題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有心無心明罰復見刑之道不外乎是）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終其天年惟聽錄用上一帝王像者即令稽母壽籍有長鬚吏捧冊翻閱一過白有陽算九年共躊躇間關帝曰（並）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應即赴任今

推仁孝而給假得自聖帝之命立言有本有關名教不少

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首並下秀才握手送諸郊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無月無燈夜自明之句公既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寤時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果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九年母果卒營葬既畢浣濯入室而沒其岳家居城中西門內忽見公鏤膺朱幘輿馬甚衆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知其爲神奔訊鄉中則已沒矣公有自記小傳惜亂後無存此其畧耳

考城隍寓言也自公卿以至牧令皆當考之考之何以仁孝之德賞罰之公而已矣

白顛馬 詩秦風有馬丨丨傳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 **文宗** 詩源指訣陳子昂作感遇詩三十八首王適見之曰海內丨丨也 **關壯繆** 漢後帝建興七年追諡帝壯繆宋高宗建炎三年加封壯繆義勇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封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郭子章謂繆與穆通 **筆札** 前漢司馬相如傳請爲天子遊獵之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丨丨按札木簡之薄者也又櫛也編之櫛齒相比也見釋名 **城隍** 王敬哉冬夜箋記丨丨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蜡注伊耆堯也蓋蜡八神水庸居七水隍也庸城也此正祭丨丨之始○按丨丨廟之神邱文莊以爲祀於開元之後不知蕪湖建祠昉於赤烏武陵修祠者之民吏困學紀聞云北齊慕容儼鎮郢

城時城中先有神祠號丨丨神則六朝已有之矣天年韓策老母今以丨丨終攝篆許愼說文解字敍秦書有八體及新莽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二曰篆書即小篆也下杜人程邈所作五曰繆篆所以摹印○攝篆謂攝其印即所謂繆篆也瓜代左傳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鏤膺朱幩詩秦風虎韔丨丨傳膺馬飾也○詩衛風丨丨鑣鑣傳幩飾也國君以朱纏且以爲飾

瞳人語

長安士方棟頗有才名而佻脫不持儀節每陌上見游女輒輕薄尾綴之淸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見一小車朱茀繡幰靑衣數輩款段以從內一婢乘小駟容色絕美

○無○德○則○才○適○以○濟○惡○耳○何○足○貴○

稍稍近覘之見車幔洞開內坐二八女郎紅粧艷麗尤
生平所未睹目眩神奪瞻戀弗舍或先或從馳數里
忽聞女郎呼婢近車側曰爲我垂簾下何處風狂兒郎
頻來窺瞻婢乃下簾怒顧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婦
歸甯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覷言已掬轍土颺生
生眯目不可開纔一拭視車馬已渺驚疑而返覺目終
不快倩人啟瞼撥視則睛上生小翳經宿益劇淚簌簌
〇頻〇旨〇此〇耳〇
不得止翳漸大數日厚如錢右睛起旋螺百藥無效懊
悶欲絕頗思自懺悔聞光明經能解厄持一卷覓人教

誠心懺悔
萬緣俱靜

胸中既正眸子自然復明

誦初猶煩躁久漸自安旦晚無事惟趺坐捻珠持之一年萬緣俱靜忽聞左目中小語如蠅曰黑漆似叵耐殺人左目中應曰可同小遨遊出此悶氣漸覺兩鼻中蠕蠕作癢似有物出離孔而去久之乃返復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許時不窺園亭珍珠蘭遽枯瘠死生素喜香蘭園中多種植日常灌溉自失明久置不問忽聞其言遽問妻蘭花何使憔悴死妻詰其所自知告之故妻趨驗之花果槁矣大異之靜匿房中見有小人自生鼻內出大不及豆營營然竟出門去漸遠遂迷所在俄連臂歸

飛上面如蜂蟻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聞左言曰隧道迂還往非所甚便不如自啟門右應曰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試闢得與而俱遂覺左眶內隱似抓裂有頃開視豁見凡物喜告妻審之則脂膜破小竅黑睛熒熒纔如破椒越一宿障盡消細視竟重瞳也但右目旋螺如故乃知兩瞳人合居一眶矣生雖一目眇而較之雙目者殊更了了由是益自檢束鄉中稱盛德焉

異史氏曰鄉有士人偕二友於途中遙見少婦控驢出其前戲而吟曰有美人兮顧二友曰驅之相與笑騁我

追及乃其子婦心根氣喪默不復言友僞爲不知也者
評隲殊藝士人忸怩吃吃而言曰此長男婦也各隱笑
而罷輕薄者往往自侮良可笑也至於眯目失明又鬼
神之慘報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豈菩薩現身耶然小
郎君生闢門戸鬼神雖惡亦何嘗不許人自新哉

此一則勉人改過也輕薄之行鬼神所忌余嘗譬之
水深則所載者重土厚則所植者蕃淺水不能載舟
且滯而將腐矣磽土不能植物且削而就圮矣天之
生我至重而顧自輕之天之待我至厚而顧自薄之

不福之求而唯禍之速甚至鬼神示警猶不自知悔悟自覓生機則夜臺孽鏡能不爲此輩設乎菩薩現身救度衆生苦厄願善男子善女人回頭是岸立證菩提善果既植即以求富貴壽考亦且立竿見影矣

朱茀繡幰 〔詩衛風〕翟茀以朝疏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幃以自蔽隱謂之茀○〔蒼頡篇〕帍張車上爲幰即車幔也○〔器物叢談〕帷圍也以自障圍者在四旁在上者曰幕曰小幕坐上承塵曰帟上下四旁悉周曰幃在車上曰幰○坊本作幰誤

青衣 〔蔡邕青衣賦〕察其所履也之解希宜作夫人爲衆女師伊何爾倚在此賤微

欵段 〔後漢馬援傳〕從弟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丨丨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注丨丨馬名丨緩也言形丨遲緩也

芙蓉

城[歸田錄]石曼卿去世後有故人見之者曰我今爲仙王丨丨丨欲呼故人共遊不諾忽然跨一素驢

而去臉[正韻]丨音檢目上下檢也旋螺[古器評]周虯鈕鐘銘文磨滅不可識作丨丨之狀懺

悔[傳燈錄]丨者悔其前愆丨者悔其後過光明經按丨丨丨十有九品趺坐[婆娑論]結跏丨

丨是相員滿[注]跏趺大坐也尀耐尀與叵同[正字通]丨丨不可耐也○丨音頗珍珠蘭羣芳

[譜]丨丨丨一名魚子蘭色紫蓓蕾加珠花成穗香甚濃隧道[莊子]天下篇若磨石之隧[注]隧音遂

回也轉也○[按]丨丨地中道也若今延道吃吃[集韻]丨音乞丨丨笑貌菩薩金陵語錄定慧

爲丨丨止觀爲[佛藏]丨丨者本云丨提丨埵省文言丨丨梵語菩提此云覺梵語薩埵此云有情凡有生

皆有情丨丨乃有情中之覺者耳○[佛畫]十一月十九日南無淸涼寶山白衣自在觀世音丨丨示現

畫壁

結撰元妙想入非非求後一語點醒啟人智慧不少

江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蘭若殿宇禪舍俱不甚宏敞惟一老僧挂搭其中見客入肅衣出迓導與隨喜殿中塑誌公像兩壁圖繪精妙人物如生東壁畫散花天女內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櫻口欲動眼波將流朱注目久不覺神搖意奪恍然凝想身忽飄飄如駕雲霧已到壁上見殿閣重重非復人世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繞視者甚衆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其裾回顧則垂髫兒囅然竟去履即從之過曲欄入一小舍次且不敢前女回首舉手中花遙遙作招狀乃趨

之舍內寂無人遽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既而閉戶去囑朱勿欬夜乃復至如此二日女伴覺之共搜得生戲謂女曰腹內小郎已許大尚髮蓬蓬學處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歡羣笑而去生視女髻雲高簇鬟鳳低垂比垂髫時尤艷絕也四顧無人漸入猥褻蘭麝熏心樂方未艾忽聞吉莫靴鏗鏗甚厲縲鎖鏘然旋有紛囂騰辯之聲女驚起與朱竊窺則見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綰鎖挈槌衆女環繞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

如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貽伊慼又同聲言無使
者反身傍顧似將搜匿女大懼面如死灰張皇謂朱曰
可急匿榻下乃啟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俄
恐怖
聞靴聲至房內復出未幾煩喧漸遠心稍安然戶外輒
有往來語論者朱跼蹐既久覺耳際蟬鳴目中火出景
狀殆不可忍惟靜聽以待女歸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
顛倒夢想
也時孟龍潭在殿中轉瞬不見朱疑以問僧僧笑曰往
聽說法去矣問何處曰不遠少時以指彈壁而呼曰朱
檀越何久遊不歸旋見壁間畫有朱像傾耳佇立若有

聽察僧又呼曰游侶久待矣遂飄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耎孟大駭從容問之蓋方伏榻下聞叩聲如雷故出房窺聽也共視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復垂髫矣

妙諦可參

朱驚拜老僧而問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老僧何能解

不能猛省回頭可知降而愈下

朱氣結而不揚孟心駭而無主即起歷階而出

異史氏曰幻由人生此言類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菩薩點化愚蒙千幻並作皆人心所自動耳老僧婆心切惜不聞其言下大悟披髮入山也

有眼界遂有意識有意識即有罣礙而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相因而生我心自動我不自解而謂他人能解乎然幻由人生一語已是不解之解且是眞解且是妙解解此則色相皆空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所謂無智亦無得也昔五祖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六祖言下大悟乃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月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識得此心妙湛圓寂不泥方所本無所生云云以知悟道不在多

言惜朱之閒妙諦而不解也

蘭若柳宗元文｜｜眞公住宮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按若音惹梵語招提唐言四方
僧梵語阿｜｜唐言無諍搭褡〔類篇〕褡衣敝也○〔葛長庚雲遊歌〕福建出來到龍虎山上清宮中謁
公主未相識前來｜｜知堂嫌我身瀲㶟隨喜〔杜甫望兜率寺詩〕時應清監罷｜｜給孤園○〔按〕釋
家謂閑耍誌為｜｜公〔神仙傳〕｜｜面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散花天女維摩經會
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悉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墜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習盡者花
不著身櫻口〔白居易詩〕｜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偏袒見自展然〔玉篇〕｜志單音藏笑
貌次且〔易〕夬其行｜｜〔注〕｜｜行不進也吉莫靴〔張鷟朝野僉載〕宗楚客造宅磨文石
為階砌及地著｜｜｜者行則仰仆○｜｜｜末詳按正字通鞊䩬皮也或從省作｜｜金甲使

者唐逸史金甲神人〇國憲家猷實錄云禹娶塗山之夕大風雷震中有甲步卒千餘人有金甲鐵甲其不備甲者以紅絹抹其頭額皆佩刀以爲侍衛

死灰莊子齊物論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死如ㄧㄧ乎

檀越〔翻〕梵語陀那鉢底唐言施主稱檀那者訛陀爲檀又稱ㄧㄧ者謂行ㄧ施能ㄧ貧窮海故

螺髻〔山堂肆考〕世尊於肉髻中出百寶光肉髻如青螺故曰ㄧㄧ

菩薩見前曈人語

婆心〔傳燈錄〕義元禪師問黃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三問三打遂辭去黃蘗指往大愚愚曰黃蘗恁麼老ㄧㄧ切師大悟返黃蘗黃蘗曰汝回大速師曰只爲老ㄧㄧ切黃蘗吟吟大笑

種梨

有鄉人貨梨於市頗甘芳價騰貴有道士破巾絮衣丐於車前鄉人咄之而不去鄉人怒加以叱罵道士曰

車數百顆老衲止丐其一於居士亦無大損何怒爲觀者勸置劣者一枚令去鄉人執不肯肆中傭保者見喋聒不堪遂出錢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謝謂衆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請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吾特需此核作種於是掏梨大啗且盡把核於手解肩上鑱坎地上深數寸納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湯沃灌好事者於臨路店索得沸瀋道士接浸坎處萬目攢視見有勾萌出漸大俄成樹枝葉扶疎倏而花倏而實碩大芳馥纍纍滿樹道人乃即樹頭摘賜觀者頃刻

皆巳物也人代勞耳一市粲然除傭保而外以鄉人而笑鄉人者問有多少道士何沽沽計校鄉人特借以

而盡巳乃以鑱伐樹丁丁良久乃斷帶葉荷肩頭從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時鄉人亦雜衆中引領注目竟忘其業道士既去始顧車中則梨巳空矣方悟適所俵（巳物而借）散皆巳物也（他人俵散者適者每每如是）又細視車上一靶亡是新鑿斷者心大憤恨急跡之轉過牆隅則斷靶棄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粲然

異史氏曰鄉人憒憒憨狀可掬其見笑於市人有以哉每見鄉中稱素封者良朋乞米則怫然且計曰是數月之資也或勸濟一危難飯一煢獨則又忿然計曰此十

吝惜者耳

入五人之食也甚而父子兄弟較盡錙銖及其淫博迷心則傾囊不吝刀鋸臨頸則贖命不遑諸如此類正不勝道蠢爾鄉人又何足怪

文之取義評盡之矣然又有不必淫博罰贖而亦消歸烏有者蓋五行百産之情不能有聚而無散以儻來之物據為已有良朋不與窮乏不與甚至家庭骨月亦不與彼固有財而不能用天必奪之以畀能用者矣即令安分自守豈能任其多藏哉

老衲 按衲僧所服補衣也五比邱曰僧當著何衣佛曰衲衣今僧通稱衲子此借用

雅伐木丨丨傳丨丨伐木聲音爭倏散六書故丨丨分界也粲然穀梁傳昭四年軍人皆丨

丨而笑注丨丨盛笑貌軍中皆啟齒白也

理甚元妙彼自以爲元妙已耳非能領會者觀道士不示以入門之功第曰恐嬌惰

勞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多仙人負笈往遊登一頂有觀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團上素髮垂領而神觀爽邁叩而與語理甚元妙請師之道士曰恐嬌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門人甚衆薄暮畢集王俱與稽首遂留觀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隨衆採樵王謹受教過月餘手足重繭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一夕歸

不能苦已明知其不足與議矣

見二人與師共酌日已暮尚無燈燭師乃剪紙如鏡粘壁間俄頃月明輝壁光鑑毫芒諸門人環聽奔走一客曰良宵勝樂不可不同乃於案上取壺酒分賚諸徒且囑盡醉王自思七八人壺酒何能徧給遂各覓盎盂競飲先釂惟恐樽盡而往復挹注竟不少減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賜月明之照乃爾寂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秀項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烈如簫管歌畢盤旋而起躍

登几上驚顧之間已復爲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
最樂然不勝酒力矣其餞我於月宮可乎三人移席漸
入月中衆視三人坐月中飲鬚眉畢見如影之在鏡中
移時月漸暗門人然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几上
肴核尚存壁上月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問衆飲足乎曰
足矣足宜早寢勿悞樵蘇衆諾而退王竊忻慕歸念遂
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
辭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
傳習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閱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

不求其道而求其術王固荒唐道士欺人亦可恨

欲求穿牆之術於意云何

道在是矣自鳴得意

弟子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畧授小技此來爲不負也道士問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牆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以訣令自咒畢呼曰入之王面牆不敢入又曰試入之王果從容入及牆而阻道士曰俛首驟入勿逡巡王果去牆數步奔而入及牆虛若無物回視果在牆外矣大喜入謝道士曰歸宜潔持否則不驗遂資斧遣之歸抵家自詡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傚其作爲去牆數尺奔

僅爲妻所揶揄遠算便宜

而入頭觸硬壁驀然而踣妻扶視之額上墳起如巨卵覌至此當浮一大白焉妻揶揄之王慚忿罵老道士無良而已

異史氏曰聞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爲王生者正復不少今有傖父喜疢毒而畏藥石遂有舐癰吮痔者進宣威逞暴之術以迎其旨紿之曰執此術也以往可以橫行而無礙初試未嘗不少效遂謂天下之大舉可以如是行矣勢不至觸硬壁而顛蹶不止也

文評旨明亦以見學問之途非浮慕者所得與雖有名師亦且俟其精進有得而得舉其道以傳之苟或

作或輟遂欲剽竊一二以盜名欺世其不解處自暗
者幾希

勞山齊乘大勞小勞在卽墨東南六十里又名勞盛
山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名
此爲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卽大勞盛卽成山
史記封禪書祠成山漢書作盛山成盛字古通用○
顧寧人丨丨老丨丨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曰
作牢劉長生改爲鰲皆鄙淺可笑按南史名僧紹隱
於長廣之嶗山本草大麻生嶗山則字本作勞雖魏
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并作牢乃傳寫之訛寰宇記
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
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卽勞盛卽成山矣
又秦始皇紀令入海齎捕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
出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
一魚正義云榮成山卽成山也按史記前代地理志
並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

之上必勞字之誤近見王充論衡實知篇引此正作
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訛唐時諸公亦未之考也
遂使丨丨並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　漢書蘇章
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失**負笈**傳丨丨從
師千里不遠**觀**丨去聲○分甘餘語漢明帝時西域
注笈書箱也　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至
維陽處之於鴻臚寺故後僧所居皆曰寺元帝疾求
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處之於昆明丨故後道上
所居皆曰丨士見維陽伽藍記**手足重繭**穀梁傳楚
又見石林燕語下見雲麓漫鈔　欲入宋壘
子自魯趨楚十日十夜丨丨丨丨而不休**踣**呂氏春
息至郢見楚王注足傷皮皺如蚕繭也　秋將欲
蹈之必**霓裳舞**鄭嵎津陽門詩注開元六年八月葉
步樂之　法善引上入月宮見一宮榜曰廣寒
清虛之府有素娥十餘人皆乘白鸞舞於廣庭桂樹
之下音樂清麗歸止記其半於笛中寫之會西京節
度使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
爲散序敬述所進爲腔名[illegible]

一出天顏大悅 樵蘇 爨師不宿館〔注〕丨取薪丨取草

資斧〔易旅〕得其丨丨〔注〕斧所以斫除荊棘以安其居者也 揶揄〔集韻〕丨丨舉手相弄也〔後漢王霸傳〕市人皆大笑舉手丨丨之〔白居易詩〕時遭人指點數被兒丨丨 倉父〔晉陽秋〕陸機呼左思為丨丨〔按〕丨丨賤稱也 藥石〔左傳襄二十三年〕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丨丨也疾疢不如惡石 舐癰吮痔〔莊子列禦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沮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晉書徐苗弟患口癰苗為吮之○〔按〕宜作吮癰舐痔

長清僧

長清僧某道行高潔年八十餘猶健一日顛仆不起寺僧奔救已圓寂矣僧不自知死魂飄去至河南界河南

初張目曰
胡至此猶
是始蘇之
言也見粉
白黛綠者
乃大駭矣
曰我僧也
胡至此旣
已認定何
必向人曉
曉唯有閉
目靜證而
已人當萬
難爲情時
能認定已
身[illegible]我何

有故紳子宰十餘騎按鷹獵兎馬逸墮斃魂適相值翕然而合遂漸蘇厮僕還問之張目曰胡至此衆扶歸入門則粉白黛綠者紛集顧問大駭曰我僧也胡至此家人以爲妄共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解但閉目不復有言餉以脫粟則食酒肉則拒夜獨宿不受妻妾奉數日後忽思少步衆皆喜旣出少定卽有諸僕紛來錢簿穀籍雜請會計公子託以病倦悉謝絕之惟問山東長淸縣知之否共荅知之曰我鬱無聊賴欲往遊矚宜卽治任衆謂新瘳未應遠涉不聽翼日遂發抵長淸視風物

人也財無
論富貴貧
賤患難皆
可以守之
而不失矣

如昨無煩問途竟至蘭若弟子見貴客至伏謁甚恭乃問老僧焉往答云吾師曩巳物化問墓所羣導以往則三尺孤墳荒草猶未合也衆僧不知何意旣而戒馬欲歸囑曰汝師戒行之僧所遺手澤宜恪守勿俾損壞衆唯唯乃行旣歸灰心木坐了不勾當家務居數月出門自遁直抵舊寺謂弟子我卽汝師衆疑其謬相視而笑乃述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爲悉符衆乃信居以故榻事之如平日後公子家屢以輿馬來哀請之畧不顧瞻又年餘夫人遣紀綱至多所餽遺金帛皆卻之惟受布

袍一襲而已友人或至其鄉敬造之見其人默然誠篤年僅而立而輒道其八十餘年事

異史氏曰人死則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予於僧不異之乎其再生而異之乎其入靡麗紛華之鄉而能絕人以逃也若眼睛一閃而蘭麝生心有求死不得者矣况僧乎哉

行高乃不墮落性定乃不動搖心生凊淨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巳死而再生可以再生而若死紛華靡麗諸色皆空槁木死灰生心可住依然故槁三千界只

此蒲團受爾布袍八十年本來面目

圓寂〔拔僧亡曰貞寂順寂丨丨〕脫粟〔前漢公孫宏傳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丨丨之飯〕會計〔周禮天官司會注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疏日計日成月計日要歲計日會〕蘭若〔見前畫壁〕物化〔莊子刻意篇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丨丨注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隨丨而丨也〕戒行之僧〔毗尼藏經僧有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言不飲酒食肉〕手澤〔禮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丨丨存焉爾注手之所持猶存潤澤之迹也〕灰心木立〔見前畫壁〕勾當〔呂藍衍言鯖丨丨幹當事也〇按勾音遘當去聲〕紀綱〔左傳僖廿四年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丨丨之僕〕

狐嫁女

歷城殷天官少貧有膽畧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樓
宇連亘常見怪異以故廢無居人久之蓬蒿漸滿白晝
亦無敢入者會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
共醵爲筵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攜一席往衆送諸門戲
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見當急號公笑云有鬼狐當捉
證耳遂入見長莎蔽逕蒿艾如麻時值上弦新月色昏
黃門戶可辨摩娑數進始抵後樓登月臺光潔可愛遂
止焉西望月明惟啣山一綫耳坐良久更無少異竊笑
傳言之訛席地枕石卧看牛女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

履聲籍籍而上假寐睨之見一青衣人挑蓮燈猝見公

驚而卻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下問誰也答云不識俄

一老翁上就諦視曰此殷尚書其睡已酣但辦吾事相

公倜儻或不叱怪乃相率入樓樓門盡闢移時往來者

益衆樓上燈輝如晝公稍稍轉側作嚏咳翁聞公醒乃

出跪而言曰小人有箕箒女今夜于歸不意有觸貴人

望勿深罪公起曳之曰不知今夕嘉禮慙無以賀翁曰

貴人光臨壓除凶煞幸矣即煩陪坐倍益光寵公喜應

之入視樓中陳設芳麗遂有婦人出拜年可四十餘翁

或笑狐攝人之物自粧門面終非已有豈不可羞吾謂天下之物當與天下公之浮生如寄除倫常性分

曰此拱判公揖之俄聞笙樂聒耳有奔而上者曰至矣
翁趨迎公亦立俟少選籠紗一簇導新郎入年可十七
八丰采韶秀翁命先與貴客爲禮少年目公公若爲儐
執半主禮次翁壻交拜已乃卽席少間粉黛雲從酒胾
霧霈玉椀金甌光映几案酒數行翁喚女奴請小姐來
女奴諾而入良久不出翁自起搴幃促之俄婢媼數輩
擁新人出環珮璆然麝蘭散馥翁命向上拜起卽坐母
側微目之翠鳳明璫容華絕世旣而酌以金爵大容數
斗公思此物可以持驗同人陰內袖中僞醉隱几頹然

之夕侶者是自已所有凡一切所有之物雖暫寄於我終久還當寄之他人彼斤斤自守而曰是我所自有也亦甚愚也

而寐皆曰相公醉矣居無何聞新郎告行笙樂暴作紛紛下樓而去已而主人斂酒具少一爵寘搜不得或竊議臥客翁急戒勿語惟恐公聞移時內外俱寂公始起暗無燈火惟脂香酒氣盈溢四堵視東方既白乃從容出探袖中金爵猶在及門則諸生先俟疑其夜出而早入者公出爵示之衆駭問因以狀告共思此物非寒士所有乃信之後舉進士任於肥邱有世家朱姓宴公命取巨觥久之不至有細奴掩口與主人語主人有怒色俄奉金爵勸客飲視之款式雕文與狐物更無殊別大

金杯羽化是飛觥好注解攝致千里之物而不敢終留可見狐本不爲怪

疑問所從製答云爵凡八隻大人爲京卿時覓良工監製此世傳物什襲已久緣明府辱臨適取諸笥篋僅存其七疑家人所竊取而十年塵封如故殊不可解公笑曰金杯羽化矣然世守之珍不可失僕有一具頗近似之當以奉贈終筵歸署揀爵馳送之主人審視駭絕親詣謝公詰所自來公乃歷陳顛末始知千里之物狐能攝致而不敢終留也

妖固由人興也鬼狐之據人第宅亦因其可欺而欺之耳鬼狐不畏貴人只畏正人正人者道義之氣純

是陽剛彼陰邪者曷敢當之不然者其氣先已自餒
鬼狐乃得而乘之矣今狐之言曰相公倜儻或不叱
怪可知狐未不爲怪特鄙瑣者自怪之耳以倜儻之
人狐且尊之敬之況能養浩然之氣者哉

歷城殷天官 名士儋字棠川明嘉靖庚子舉人丁未進士官吏部尚書諡文莊 醵 禮禮
器周禮其猶丨與 上弦 左傳注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則爲弦全乃成望曆書
注合錢飲酒也
月至八日丨丨至二十三日下弦詩如月之恒箋日月
至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
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
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
直謂丨丨也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月體滿與日正相
當謂之望謂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

日二十四日亦正牛在謂之下弦 倜儻 倜音惕說文｜｜不覊也 箕帚女 東觀漢記呂公
請高祖曰臣有弱息願奉｜｜ 少選 呂覽｜｜發而視之注｜｜須臾也 儐 禮聘義注入紹禮曰
相出接賓曰擯按擯一作｜ 葴 正字通切閔日｜ 翠鳳明璫 李端襄陽曲雀釵｜｜動
｜｜寒士 世說劉中郎遇褚司徒人朝以腰扇障口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
益褚曰｜｜不遜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杜甫詩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皆歡顏
什襲 闞國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寶革匱十重緹巾｜｜○山海經注燕
山多嬰石似玉有符采嬰帶所謂燕石也 明府 後漢張湛傳｜｜注郡守所居日府｜｜者尊高之
稱前書漢延壽爲東郡太守門卒謂之｜｜亦其義也賓退錄｜｜漢人以稱太守唐人以稱縣令按今
依唐人稱縣令日｜｜ 金杯羽化 唐柳公權傳公權善書公[illegible]

鴟龍安盜爪嘗别貯杯盂一筒緘縢如故而器皆亡
奴妄言叵測者柳笑曰丨丨丨不復詰

蘊藉人而得蘊藉之妻蘊藉之友與蘊藉之女友寫以蘊藉之筆人蘊藉語蘊藉事蘊藉文亦蘊藉

得讀生平未見書是

嬌娜

孔生雪笠聖裔也為人蘊藉工詩有執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菩陀寺傭為寺僧抄錄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訟蕭條眷口寡移而鄉居宅遂曠焉一日大雪崩騰寂無行旅偶過其門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為禮略致慰問即乞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處悉懸錦幕壁上多古人書畫案頭書一冊籤云瑯環瑣

從瑯嬛福地來

記翻閱一過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單第意爲第主郎亦不審官閥少年細詰行蹤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曹邱者少年曰倘不以駑駘見斥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爲友便問宅何久錮答曰此爲單府曩以公子鄉居是以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頓生始知非單當晚談笑甚懽即留共榻昧爽即有僮子熾炭於室少年先起入內生尚擁被坐僮入白太公來生驚起一叟入鬢髮皤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學塗鴉勿以

不求進取操業便高

香奴行酒只是借逕入題

五日一飲每飲必招

友故行輩視之也已乃進錦衣一襲貂帽襪履各一事視生盥櫛已乃呼酒薦饌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酒數行叟興辭曳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業類皆古文詞並無時藝問之笑曰僕不求進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盡懽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未已寢可暗喚香奴來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至少頃一婢入紅粧艷絶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勾動激揚哀烈節拍不類夙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次日早起共讀公子最慧過目成誦二三月後命筆警絶相約五日一

香奴是真善讀書者傖父固不解此反映下文如樓臺倒影星斗漾波行文真有手揮目送之樂

八字寫出知交至情

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眥注之公子已會其意曰此婢為老父所豢養兒曠邈無家我夙夜代籌久矣行當為君謀一佳偶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誠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為佳君願亦易足也居半載生欲翱翔郊郭至門則雙扉外扃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游紛意念故謝客耳生亦安之時盛暑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腫起如桃一夜如盌痛楚呻吟公子朝夕省視眠食俱廢又數日創劇益絕食飲太公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清恙嬌娜妹

有女同行已在夙夜代籌中矣

望見顏色精神爲之一爽是眞能好色非登徒子可比

慧心妙舌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心脈一動非伐皮削肉則疾不可爲特恐

子能療之遣人於外祖母處呼令歸何久不至餓僮入白娜姑至姨與松姑同來父子疾趨入內少間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顏色嚬呻頓忘精神爲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胞也（良友不啻胞性分中）妹子好醫之（語難得）女乃斂羞容揄長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覺芳氣勝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脈動矣（解頤妙語笑可傾城聞其言洗却無數齷）然症雖危可治但膚塊已凝非伐皮削肉不可（既況近嬌姿而蒙把握者耶）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徐按下之創突起寸許高出釧外而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似前如盌闊矣乃一手啟羅衿解佩刀刃薄

無美人以爽其精神無金釧以束其創腫無佩刀以割其腐肉無紅丸以清其骨體徒付之庸醫之手以屠刀妄削之劍去而身亦亡矣心脈顧可妄動哉得近嬌姿且污纖指走以齒肇

於紙把釧握以輕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床席生
哉○剖○也○文○心○極○曲○面○華○實○足○以○逆○之
貪近嬌姿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未
幾割斷腐肉團團然如樹上削下之瘿又呼水來爲洗
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者肉上按合旋轉才一周覺熱
火蒸騰再周習習作痒三周已徧體清涼沁入骨髓女
收丸入咽曰愈矣趨步出生躍起走謝沉痾若失而懸
想容輝苦不自已自是廢卷癡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
之曰弟爲兄物色得一佳偶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凝
思良久但云勿須面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

未遂婚姻此恩此情如天如海況阿松佳偶伯仲嬌娜夙夜代籌敢忘所自則他日之矢共生死不自他日始矣

山不是雲公子會其指曰家君仰慕鴻才常欲附爲婚姻但止一少妹齒太穉有姨女阿松年十七矣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姊日涉園亭伺前廂可望見之生如其教果見嬌娜偕麗人來畫黛彎蛾蓮鉤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生大悅請公子作伐翼日公子自內出賀曰諧矣乃除別院爲生成禮是夕鼓吹闐咽塵落漫飛以望中仙人忽同衾幄遂疑廣寒宮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巹之後甚愜心懷一夕公子謂生曰切磋之惠無日可以忘之近單公子訟解歸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

松只此已足猶是對面烘

襯之法

仍是對面虛

按住莫撲認作正面

復聚因而離緒縈懷生願從之而去公子勸還鄉里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可即送君行無何太公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與夫婦相把握囑閉眸勿視飄然履空但覺耳際風鳴久之曰至矣啟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非人喜叩家門母出非望又睹美婦方共忻慰及回顧公子逝矣松娘事姑孝艷色賢名聲聞遐邇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攜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舉一男名小宦生以忤直指罷官罣礙不得歸

身之貴卿之賜也自別卿以來心脈不敢妄動矣創口雖合曷敢忘痛只知自任遑問何事

公子也攬轡停驂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昏陰翳天日入其家則金漚浮釘宛然世族問妹子則嫁岳母已亡深相感悼經宿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亂吾種矣生拜謝曩德笑曰姊

三語十二言而面面俱到所謂回頭一笑百媚俱生

夫貴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郎亦來拜謁信宿乃去一日公子有憂色謂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銳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人俱入羅拜堂上生大駭亟問公子曰余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劫君肯以身赴難一門可望生全不然請抱子而行無相

以死報之不負公子不負嬌娜矣

如此眞難爲生

人爲我死我何敢生撮頤度九接吻阿氣報之者不啻以身矣

累生矣共生死乃使仗劍於門囑曰雷霆轟擊勿動也生如所教果見陰雲晝瞑昏黑如磐回視舊居無復閈閎惟見高冢巋然巨穴無底方錯愕間霹靂一聲擺簸山岳急雨狂風老樹為拔生目眩耳聾屹不少動忽於

眞能好色者不必其果為我所有也孟子謂無怨女曠夫是與民同好色即此意夷堅志有云舊言如

繁烟黑絮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爪自穴攫一人出隨烟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離地以劍擊之隨

見白飯在地必拾之不必眞食之也此誠罕譬而喩

手墮落忽而山崩雷暴烈生仆遂斃少間晴霽嬌娜已

讀至此不知所云塗之又久得前人一語曰天

能自蘇見生死於傍大哭曰孔郎為我而死我何生焉

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常圓

松娘亦出共舁生歸嬌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簪撥其

生即不蘇不已得死所哉

嬌娜能用情能守禮天真爛漫舉止大方可愛可敬

棋酒談講良友一家

齒自乃撮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紅丸隨氣入喉格格作響移時醒然而蘇見眷口滿前恍如夢寤於是一門團圞驚定而喜生以幽曠不可久居議同旋里滿堂交贊惟嬌娜不樂生請與吳郎俱又慮翁媼不肯離幼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劫一門俱沒嬌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城勾當數日遂連夜趣裝既歸以閒園寓公子恒反關之生及松娘至始發扃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讌若一家

南面王不易也

然。小宦長成。貌韶秀有孤意出遊都市共知爲孤兒也。

異史氏曰余於孔生不羨其得艶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忘飢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於顛倒衣裳矣。

甚都〔司馬相如傳〕車從雍雍閒雅丨丨

金漚浮釘〔演繁露〕公輸班見水中蠡遂象之立於門戶所謂釘也義訓曰飾金謂之鋪鋪謂之漚今俗謂之浮漚釘也

蘊藉前漢薛廣德傳廣德爲人溫雅有蘊藉又唐權德輿傳丨丨風流自然可慕

執友〔禮〕曲禮丨丨稱其仁也〔注〕丨丨者同師之友共執志者故曰丨丨

落拓〔史記〕酈生傳家貧落魄無衣食業〔杜牧詩〕落魄江湖載酒行。王鳳洲云落魄之魄音乇與拓同

瑯環伊世珍丨丨記〔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爲建安從事遊於洞

官過一人問曰君讀書幾何曰未讀者二十年內書君
二十年外華已盡讀之矣其人議論超然華頗內服
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有門引華入則别有天地宮
室嵯峨入一室陳書滿架曰此歷代史也又一室曰
此萬國志也惟一室頗高有二犬守之華問故曰此
皆玉京紫微金眞七暎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
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心
樂之欲賃住數日其人笑曰君癡矣命小童送出華
問地名曰此｜｜福地

曹邱 史記季布傳楚人｜｜生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之曰吾聞｜｜生非長者勿與通及｜｜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悅足下足下勿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季布乃大悅引入留數月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揚之也

駑駘 楚辭乘｜｜而馳驅注｜｜馬之劣頓者

塗鴉〔詩話〕盧仝舉子名添丁其幼喜塗抹詩書往往令黑仝戲賦詩曰忽來案上翻墨汁丨抹詩書似老丨○〔滑稽詩話〕病目丨丨丨不成字粉牋香墨借鳥絲

節拍〔爾雅〕釋樂和樂謂之節○陳暘樂書樂有拍板韓文公目為樂句

少所見多所怪〔牟子〕古諺曰丨丨丨丨丨丨見橐駝以為馬腫背

扃扃音駉〔說文〕外閉之關也〔曲禮〕入戶奉扃注丨門關木也〔按〕丨與扃異扃音賞戶耳也從戶向與從戶向者別

芳氣勝蘭漢武帝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如蘭

物色〔後漢嚴光傳帝思其賢乃令以丨丨訪之注言以形貌求之也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

巫山不是雲唐元稹妻韋氏有才思早卒稹作遣悲懷詩五首中有句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畫黛彎蛾〔說文〕黛畫眉也〔釋名〕滅眉毛去之以此畫代代其處也○〔詩衛風〕螓首蛾眉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

蓮鉤蹴鳳〔蕭齊史〕東昏侯鑿金為蓮花貼地令潘妃

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道山新聞李後主宮嬪窅娘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唐鎬詩蓮中花更好雲裏影常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中華古今注]古履絇繶皆畫五色至漢始以錦爲飾東晉以草木織成有鳳頭聚雲五朵之履宋有重臺履梁有笏頭履分稍履

廣寒宮殿 見前勞山道士霓裳注

合巹 昏禮共牢而食丨丨而酳[注]巹謂半瓢以瓢分爲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其一故曰丨丨

司李 [廣雅]皐陶爲李官治刑獄 按推官號爲丨丨亦稱司理

直指 [杜氏通典]漢公卿百官表侍御史有繡衣丨丨者出討姦猾理大獄丨丨者行無苟私也○按如國初之巡[詳]見卷八胡四娘

信宿 [詩]周頌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霹靂 [爾雅]釋天疾雷爲霆霓[注]雷之疾者爲丨丨○一作辟歷又作劈歷言所歷皆破折也見埤雅說文

舁 [舁音余][說文]共舉也徐口用力也兩手及爪皆

下亦神矣

用也勾當見前長淸僧趣裝前漢曹參傳參爲齊相及蕭何卒參乃ㄧ治行ㄧ曰吾且入相三日果召參代何爲相○ㄧ音促忘饑南部烟花錄隋煬帝每視御女吳絳仙謂內侍曰古人謂秀色可餐若絳仙者可以療饑矣解頤前漢匡衡傳衡能解詩諸儒爲之語曰匡說詩ㄧ人ㄧ色授魂與司馬相如上林賦ㄧㄧㄧㄧ心愉於側注彼色來授我魂往與接也顚倒衣裳後漢書后妃紀適情任欲ㄧㄧㄧㄧ

妖術

于公者少任俠喜拳勇力能持二壺高作旋風舞崇正間殿試在都僕疫不起患之會市有善卜者能決人生死將代問之既至未言卜者曰君莫欲問僕病乎公駭

以共正鬼神且將殛之

有定識有定力世之巧爲趨避者非徒無益適以害之耳

應之曰病者無害君可危公乃自卜卜者起卦愕然曰君三日當死公驚詫良久卜者從容曰鄙人有小術報我十金當代禳之公自念生死已定術豈能解不應而起欲出卜者曰惜此小費勿悔勿悔愛公者皆爲公懼勸罄橐以哀之公不聽倏忽至三日公端坐旅舍靜以覘之終日無恙至夜闔戶挑燈倚劍危坐一漏向盡更無死法意欲就枕忽聞窗隙窣窣有聲急視之一小人荷戈入及地則高如人公捉劍起急擊之飄空未中遂遠小復尋窗隙意欲遁出公疾斫之應手而倒燭之則

公固卓識然使無拳無勇亦將奈之何矣故凡術之巧者皆不可近

紙人已腰斷矣公不敢臥又坐待之踰時一物穿窗入怪獰如鬼纔及地急擊之斷而爲兩皆蠕動恐其復起又連擊之劍劍皆中其聲不耎審視則土偶片片已碎於是移坐窗下目注隙中久之聞窗外如牛喘有物推窗櫺房壁震搖其勢欲傾公懼覆壓計不如出而鬭之遂砉然脫扃奔而出見一巨鬼高與簷齊昏月中見其面黑如煤眼閃爍有黃光上無衣下無履手弓而腰矢公方駭鬼則彎矢公以劍撥矢矢墮欲擊之則又彎矣公急躍避矢貫於壁戰戰有聲鬼怒甚拔佩刀揮如風

敘次如繪圖如觀陣有聲有色五花八門

望公力劈公猱進刀中庭石石立斷公出其股間刺鬼中踝鏗然有聲鬼益怒吼如雷轉身復剁公又伏身入刀落斷公裙公已及脅下猛斫之亦鏗然有聲鬼仆而僵公亂擊之聲硬如柝燭之則一木偶高大如人弓矢尚纏腰際刻畫猙獰劍擊處皆有血公因秉燭待旦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欲致人於死以神其術也次日徧告交知與共詣卜所卜人遙見公瞥不可見或曰此翳形術也犬血可破公如言戒備而往卜人又匿如前急以犬血沃立處但見卜人頭面皆為犬血模糊目灼灼

如鬼立乃執付有司而殺之異史氏曰嘗謂買卜爲一癡世之講此道而不爽於生死者幾人卜之而爽猶不卜也且即明明告我以死期之至將復如何况有借人命以神其術者其可畏不尤甚耶

翳形〔老學菴筆記〕有人以花葉紿顧愷之曰此蟬翳葉以自蔽則人不見已顧癡信之 壺〔周禮〕夏官挈丨氏掌挈丨以令軍井注丨盛水器也 旋風舞〔唐書〕安祿山作胡旋舞帝前疾如風 禳〔周禮〕女巫〔注〕邪變異曰丨 漏〔漢書〕張衡丨水制以銅爲器實以情水各開孔以玉虬吐丨水入兩壺左爲夜丨右爲晝丨○〔後漢律歷志〕孔壺爲丨浮箭爲刻下丨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王弖宋會要丨以

文章冠世而困頻名場不知場乃諸公所

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丨刻之法有水秤以木爲衡衡上刻疏之曰天河其廣長容水箭箭有四以木爲之長三尺有五寸著時刻更點於天河中晝夜更用之**無死法**唐李日知傳曰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土偶**齊策蘇代見孟嘗君曰臣過淄水有丨丨人與桃梗人相與語桃梗謂丨丨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梃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丨丨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覆西岸耳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扃**見前嬌娜**木偶**說文偶偶丨丨戲也

葉生

淮陽葉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如不偶困於名場會關東丁乘鶴來令是邑見其文奇之召

賞鑒者是何物事

八字中屈煞英雄不少

此真知己惟場外乃能遇之當時涕零不已時魂夢早隨之去矣

與語大悅使即官署受燈火時賜錢穀恤其家值科試公游揚於學使遂領冠軍公期望綦切闈後索文讀之擊節稱嘆不意時數限人文章憎命榜既放依然鎩羽（我讀之為之大哭）生嗒喪而歸愧負知己形銷骨立癡若木偶公聞召之來而慰之生零涕不已公憐之相期考滿入都攜與俱北生甚感佩辭而歸杜門不出無何寢疾公遺問不絕而服藥百裹殊罔所效公適以忤上官免將解任去函致生其略曰僕東歸有日所以遲遲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僕夕發矣傳之臥榻生持書啜泣寄語來使疾

極幻異極支離事隨筆敘入了無痕跡

借福澤爲文章吐氣是老死名場者無聊

華難遽瘥請先發使人返白公不忍去徐待之踰數日門者忽通葉生至公喜逆而問之生曰以犬馬病勞夫子久待萬慮不寧今幸可從杖履公乃束裝戒旦抵里命子師事生夙夜與俱公子名在昌時年十六尚不能文然絕慧凡文藝三兩過輒無遺忘居之期歲便能落筆成文益之公力遂入邑庠生以生平所擬舉業悉錄授讀闈中七題並無脫漏中亞魁公一日謂生曰君出餘緒遂使孺子成名然黃鐘長棄奈何生曰是殆有命借福澤爲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

之極思然即此而推落魄者固不必與人爭福澤得意者又嘗可自信得力於文章哉

願亦足矣且士得一人知可無憾何必抛卻白紵乃謂之利市哉公以其久客恐悞歲試勸令歸省慘然不樂公不忍强囑公子至都爲之納粟公子又捷南宮授部中主政攜生赴監與共晨夕踰歲生入北闈竟領鄉薦會公子差南河典務因謂生曰此去離貴鄉不遠先生奮跡雲霄錦還爲快生亦喜擇吉就道抵淮陽界命僕馬送生歸見門戶蕭條意甚悲惻逡巡至庭中妻攜簸具以出見生擲且駭走生淒然曰我今貴矣三四年不覿何遂頓不相識妻遙謂曰君死已久何復言貴所以

入淹君柩者以家貧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行將卜
窀穸勿作怪異嚇生人生聞憮然惆悵逡巡入室見靈
柩撲地而滅妻驚視之衣冠履舄如蛻委大慟抱衣悲
哭子自塾中歸見結駟於門審所自來駭奔告母母揮
涕告訴又細詢從者始得顚末從者返公子聞之涕墮
垂膺即命駕哭諸其室出橐營喪葬以孝廉禮又厚遺
其子爲延師教讀言於學使逾年游泮
異史氏曰魂從知己竟忘死耶聞者疑之余深信焉同
心倩女至離枕上之魂千里良朋猶識夢中之路而況

繭絲蠅迹吐學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
哉嗟乎遇合難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對影長愁傲骨
嶙嶙搔首自愛嘆面目之酸澁來鬼物之揶揄頻居康
了之中則鬚髮之條條可醜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
處處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爾顛倒逸羣之物伯
樂伊誰抱剌於懷三年滅字側身以望四海無家人生
世上祇須合眼放步以聽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昂
藏淪落如葉生者亦復不少顧安得令威復來而生死
從之也哉噫

文章吐氣必借福澤所謂寘甲重德行更甚於文學也時數何以眼人文章何以憎命反而思之毋亦僅浸淫於雕蟲小技而於聖賢反身修行之道尚未講乎吾人所學何事身心性命原非借以博功名然此中進得一分功力卽是一分德行卽是一分福澤自心問得過時然後可求進取不然者制藝代聖賢立言亦昧心之言耳文章果足恃乎

游揚見前嬌娜曹邱注　擊節〔疫〕||謂|几爲|也詳見卷三林四娘　文章憎命〔杜甫詩〕||||逹魑魅喜人過　鎩羽〔左思蜀都賦〕鳥||〔注〕|殘也　嗒喪〔莊子齊物論〕|

然若｜其偶木偶見前妖術疾革〔禮檀弓〕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注〕革與亟同急也餘緒〔呂氏春秋〕道之眞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黃鐘長棄〔楚辭卜居〕｜｜毀棄瓦釜雷鳴非戰之罪〔史記〕項羽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何必拋却白紵乃謂之利市哉〔樂府解題〕其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王禹偁詩〕閑思蓬島會神仙二百同年最少年利市襴衫拋白紵風流名字寫紅箋納粟〔通志〕漢文因晁錯言務農貴粟詔許人｜｜得拜爵及贖罪擢南宮唐開元中謂禮部爲南宮錦還〔南史〕柳慶遠傳慶遠爲雍州刺史帝餞於新亭曰卿衣｜｜鄉朕無西顧之憂矣〔李白詩〕蟲爾劝才畧功成衣｜｜窀穸〔左傳〕襄十三年惟是春秋｜｜之事〔注〕｜厚也｜夜也謂長夜也蛻委〔說文〕蛻蟬蛇所解皮也〔莊子〕知北遊子孫天地之委蛻也同心倩女至離枕上

之魂陳元祐離魂記清河張鎰有女名倩娘端妍絕倫鎰甥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每曰他日當以倩娘妻之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抑鬱宙亦深恚恨決別上舟夜半不寐忽聞有一人至船上視之倩娘也宙起連夜遁去凡五年生二子女思父母遂俱歸宙先至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使人驗之果眞疾走報鎰室中女聞之喜而起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為一體

千里良朋猶識夢中之路 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見敏便於夢中往尋行至半道卽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沈約詩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繭絲纚迹 文心雕龍章句在篇如｜之抽緒○纚吐迹未詳或云纚宜作蠅亦未詳所出

學士之心肝 李賀詩序賀每旦出從小奚奴背古錦囊有所得卽書投囊中暮歸足成之其母見之曰兒要當嘔出心肝乃巳耳邪

流水高山 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高

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湯湯若流水

來兒物之揶揄

揶揄見前勞山道士○世說羅友在桓溫府以家貧乞祿溫許而不用後同府有得郡者溫爲席送別友獨後至問之答曰昨奉教旨首且出門於中途逢一兒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徐夤詩道在或期君夢想貧來爭奈鬼揶揄

康了

遯齋夜話柳冕應舉多忌諱謂安樂爲安康榜出僕還報曰秀才｜｜

孫山

詩話｜｜應舉綴名榜末有同試者託探得失山答曰解名盡處是｜｜餘人更在｜｜外

卞和

韓非子楚｜｜獻璞玉於懷王王刖其左足懷王薨又獻於平王王又刖其右足平王薨子荆王立和抱璞哭於楚山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寶見焉乃封和爲陵傷侯和辭不就

伯樂

周孫陽字伯樂｜｜本天星名陽善識馬故以爲字○戰國策人有賣駿馬者見｜｜曰臣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

倍抱刺於懷三年滅字後漢禰衡傳衡建安初游許下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至刺字漫滅○古詩置書袖懷中三年字不滅㝡藏李泌詩安

按刺七賜切釋名書姓名於奏白日刺

能不富復不貴空令威後搜神記漢丁丨丨遼東人作㝡藏一丈夫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華表柱云有鳥有鳥丁丨丨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壘

成仙

文登周生與成生少共筆研遂訂爲杵臼交而成貧故終歲常依周以齒則周爲長呼周妻以嫂節序登堂如一家焉周妻生子産後暴卒繼聘王氏成以少故未嘗請見之也一日王氏弟省姊宴於內寢成適至家人通

白周命邀之歲不入辭去周移席外舍追之而還甫坐即有人白別業之僕爲邑宰重笞者先是黃吏部家牧傭牛蹊周田以是相詬牧傭奔告主捉僕送官遂被笞責周詰得其故大怒曰黃家牧豬奴何敢爾其先世爲大父服役促得志乃無人耶氣填吭臆忿而起欲往尋

○掘山爲然事最樂○何反謝

黃成撩而止之曰强梁世界原無皂白況今日官宰半强寇有不操矛弧者耶周不聽成諫止再三至泣下周乃止怒終不釋轉側達旦謂家人曰黃家欺我我仇也姑置之邑令爲朝廷官非勢家官縱有互爭亦須兩造

何至如狗之隨嗾者我亦呈治其傭覘彼將何處分家
人悉慫恿之計遂決具狀赴宰宰裂而擲之周怒語侵
宰宰慚恚因逮繫之辰後成往訪周始知入城訟理急
奔勸止則已在囹圄矣頓足無所爲計時獲海寇三名
宰與黃賂囑之使捏周同黨據詞申黜頂衣搒掠酷慘
成入獄相顧悽酸謀叩闕周曰身繫重犴如鳥在籠雖
有弱弟止足供囚飯耳成銳身自任曰是予責也難而
不急烏用友也乃行周弟贐之則去已久矣至都無門
入控相傳駕將出獵成預隱木市中俄駕過伏舞哀號

在○此○

大○義○凜○然○仙○根○

此時周自周成自成成醒而周夢成去而周臣成愚周周復愚成成笑周周遺笑成兩人見識各殊仙凡

遂得准驛送而下著部院審奏時閱十月餘周已誣服論辟院接御批大駭復提躬讞黃亦駭謀役周因賂監者絕其食飲弟來餽問若禁拒之成又為赴院聲屈始蒙提問業已飢餓不起院臺怒杖斃監者黃大怖納數千金囑為營脫以是得朦朧題免宰以枉法擬流周放歸益肝膽成（此為前後關鍵）成自經訟繫世情盡灰招周偕隱周溺少婦輒迂笑之成雖不言而意甚決別後數日不至周使探諸其家家人疑其在周所兩無所見始疑周心知其異遺人蹤跡之寺觀壑谷物色殆徧時以金帛卹其子

迴判

欲爲換骨先爲換身吾將使子之心如吾心敢不使子之面如吾面乎

又八九年成忽自至黄巾氅服岸然道貌周大喜把臂曰君何往使我尋欲徧矣曰孤雲野鶴棲無定所別後

○君字我○字領起下段○妙文○

幸復頑健周命置酒略道閭闊欲爲變易道裝成笑不語周曰愚哉何棄妻孥猶敝屣也成笑曰不然人將棄

○其○妻○已○成○徹○屣○而○無○如○其○不○知○

予其何人之能棄問所棲止今在勞山之上清宮旣而抵足寢夢成裸伏胸上氣不能息訝問何爲殊不荅忽驚而寤呼成不應坐而索之杳然不知所往定移時始覺在成榻駭曰昨不醉何顚倒至此耶乃呼家人家人火之儼然成也周故多髭以手自捋則疎無幾莖取鏡

以我問我以我答我我不知我我不見我爲之進一解曰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爲有我不知莊周之爲蝴蝶與蝴蝶之爲莊周與文亦栩栩欲仙

適遇之而以爲君

自照訝曰成生在此我何往也（是夢中語是將醒語）已而大寤知成以幻術招隱意欲歸內弟以其貌異禁不聽前周亦無以自明即命僕馬往尋成數日入勞山馬行疾僕不能及休止樹下見羽客往來甚衆內一道人目周周因以成問道士笑曰耳其名矣似在上清言已逕去周目送之見一矢之外又與一人語亦不數言而去與言者漸至乃同社生見周愕曰數年不晤人以君學道名山今尚游戲人間耶周述其異生驚曰我適遇之而以爲君也去無幾時或當不遠周大異曰怪哉何自己面目而不之識（天下之不識自己本來面目如周者何）

將仙矣怪不識自已面目識之當不遠矣語語元妙可入悟境

逴

不到真仙境何從認已形奈塵俗念切夫

僕尋至急馳之竟無踪兆一望寥濶進退難以自主自念無家可歸遂決意窮追而怪險不復可騎遂以馬付僕歸迤邐自往遙見一僮獨坐邈近問程且告以故僮自言爲成弟子代荷衣糧導與俱行星飯露宿連行殊遠三日始至又非世之所謂上清時十月中山花滿路不類初冬僮入報客成即遽出始認已形執手入置酒讌語見異彩之禽馴人不驚聲如笙簧時坐鳴於座上心甚異之然塵俗念切無意流連地下有蒲團二曳與並坐至二更後萬慮俱寂忽似瞥然一睡身覺與成易

身忘判然兩樣

能穩坐蒲團遂致于思于思去而復來塵俗念切則身與成易位故我依然雖欲留之不可得矣不到死心踏地時焉肯回首

位疑之自捋頷下則于思者如故矣旣曙浩然思返成固留之越三日乃曰乞少寐息早送君行甫交睫聞成呼曰行裝已具矣遂起從之所行殊非舊途覺無幾時里居在望中成坐候路側俾自歸周强之不得因踽踽至家門叩不能應思欲越牆覺身飄似葉一躍已過凡踰數重垣始抵臥室燈燭熒然內人未寢噥噥與人語舐窗以窺則妻與一廝僕同杯飲狀甚狎褻於是怒火如焚計將掩執又恐孤力難勝遂潛身脫扃而出奔告成乞爲助成慨然從直抵內寢周舉石撾門內張皇甚

仍挑初心依然故我

人之秉子且八九年矣不愚者何未之知耳以夢爲眞以眞爲夢明明指點乃謂譸張古今人同此大夢

擩愈急門閉益堅成撥以劍劃然頓闢周奔入僕衝戶而走成在門外以劍擊之斷其肩臂周執妻拷訊乃知被收時即與僕私周借劍決其首胃腸庭樹間乃從成出尋途而返驀然忽醒則身在臥榻驚而言曰怪夢參差使人駭懼成笑曰夢者兄以爲眞眞者乃以爲夢周愕而問之成出劍示之濺血猶存周驚懼欲絕竊疑成譸張爲幻成知其意乃促裝送之歸荏苒至里門乃曰疇昔之夜倚劍而相待者非此處耶吾厭見惡濁請還待君於此如過晡不來予自去周至家門戶蕭索似無

此時屍已撤矣

一生癡夢到此方是眞醒

能忍事便有仙根即不仙亦多樂境多樂境則亦仙矣以此傳家乃爲至寶點金術

居人還入弟家弟見兄雙淚遽墮曰兄去後盜夜殺嫂刳腸去酷慘可悼于今官捕未獲周亦夢醒因以情告戒勿究弟錯愕良久周問其子乃命老媪抱至周曰此襁褓物宗緒所關弟好視之兄欲辭人世矣遂起徑去弟涕泗追挽笑行不顧至野外見成與俱行遙回顧曰忍事最樂弟欲有言成濶袖一舉即不可見悵立移時痛哭而返周弟樸拙不善治家人生産居數年家益貧周子漸長不能延師因自教讀一日早至齋見案頭有函書緘封甚固簽題仲氏啓審之爲兄迹開視則虛無

[至此方醒古人所以]

[有大夢誰先覺之語也邯鄲盧生廟題壁句云願與先生借枕頭余深玩之]

猶覺多事

所有祇有爪甲一枚長二指許心怪之以甲置研上出問家人所自來並無知者回視則研石粲粲化爲黃金大驚以試銅鐵皆然由此大富以千金賜成氏子因相傳兩家有點金術云

前幅寫成肝膽照人眞誠磊落後幅寫成幻形度友委曲周旋氣局縱橫筆墨恢詭至周先以收傭之微嫌不能自忍幾壞身家繼則入已棄子而猶溺之而不忍棄顛倒至此何從識自已面目乎夢者以爲眞眞者乃以爲夢幸有良朋反復警喚半生懵懵乃忽

焉醒耳忍事最樂一語從閱歷中得來回顧而出之所謂回頭是岸也卽借此收束全文通篇線索一絲不走

蹊田左傳宣公十一年牽牛以蹊人之田犴淮南子靑犴白虎釋文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杵臼交後漢書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訂交丨丨之間大父按祖曰丨丨漢書鄭當時知交皆丨丨行強梁莊子山木篇從其丨丨注丨丨多力也又後漢禮儀志丨丨神名能食鬼兩造周禮秋官大司寇以丨丨禁民訟注丨丨兩爭者皆至也嗾玉篇方言秦晉冀隴謂使犬曰丨左傳宣二年公丨夫獒焉囹圄禮月令省丨丨注丨牢也丨止也疏夏曰約臺殷曰羑里周曰圜土丨丨秦獄名也論辟辟刑也書君陳辟以辟辟周禮秋官

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按死罪曰大辟刑罪曰小辟 寺觀見前勞山道士 物色見前嬌娜 黃巾氅服唐李播仕隋棄官爲道士號黃冠子世說王恭著鶴氅注析羽爲裘衣曰氅○勞山上清宮勞山志畧上清宮在明霞洞下朱碧郎雲嵓子修眞處下清宮在天門北海濱 羽客廬山記唐保太中道士譚紫霄賜號金門||亦曰元流眞侶 今尚游戲人間耶世說蘇長公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見南昌太守葉祖洽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 連行殊遠按連亦遠也句本史記霍去病傳 千思||左傳宣二年|||棄甲復來注||多鬚之貌○按思與鬆同 扃見前嬌娜 譸張爲幻書無逸 促裝見前嬌娜

王成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數間與

妻臥牛衣中交謫不堪時甚夏燠熱村中故有周氏園牆宇盡傾唯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中王亦在焉既曉睡者盡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逡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鐫有細字云儀賓府造王祖為衡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款式因把釵躊躇欻一嫗來尋釵王雖故貧然性介遽出授之嫗喜極贊盛德曰釵直幾何先夫之遺澤也問夫君伊誰荅云故儀賓王柬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嫗亦驚曰汝即王柬之之孫耶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繾綣君祖歿老身遂隱過此遺釵

適入子手非天數耶王亦曾聞祖有狐妻信其言便邀
臨顧嫗從之王呼妻出見敝衣蓬首菜色黯焉嫗歎曰
嘻王東之孫子乃一貧至此哉又顧敗竈無烟曰家計
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細述貧狀嗚咽歔泣嫗以銀授婦
使姑質錢市米三日後請復相見王挽留之嫗曰汝一
妻不能自存活我在仰屋而居復何裨益遂徑去王為
妻言其故妻大怖王誦其義使姑事之妻諾踰三日果
至出數金糴粟麥各一石夜與婦共短榻婦初懼之然
察其意殊拳拳遂不之疑翌日謂王曰孫勿惰宜操小

坐食山崩徒擁牛衣而泣敗家子每每如是可歎

十六字可作傳家格言自學問以至於經濟皆當本此意以力為推行不為特操生業為然也

生業坐食烏可長也王告以無貲曰汝祖在時金帛憑所取我以世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久貯亦無所用可將去悉以市葛刻日赴都可得微息王從之購五十餘端以歸媼命趣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勤勿懶宜急勿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囊貨就路中途遇雨衣履浸濡王生平未歷風霜委頓不堪因暫休旅舍不意淙淙徹暮簷雨如繩過宿濘益甚見往來行人踐淖沒脛心畏苦之待至亭午始漸燥而陰雲復合雨又大作信宿乃行

敗類欲其富貴能丟病根

懶煞緩煞

懶煞緩煞

寓中失金責主人償未嘗不是然謂金之

將近京傳聞葛價翔貴心竊喜入都解裝客店主人深惜其晚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絕少京中巨室購者頗多價甚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貨葛雲集價頓貶後來者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王鬱鬱不得志越日葛至愈多價益下王以無利不肯售遲十餘日計食耗繁多倍益憂悶主人勸令賤鬻改而他圖從之虧貲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將作歸計啟視囊中則金亡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爲計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歎曰此我數也於主人何尤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自念無以

悔之已晚

失梟由主人又柰必然鳴官而主人果償金則寃主人鳴官而主人不償金則累主人我得金而寃主人不可也我不得金而累主人則尤不可也歸之于數不尤乎人何等識見何等器量

見祖母蹀躞內外進退維谷適見鬪鶉者一賭輒數千每市一鶉恒百錢不止意忽動（誘其衷）計囊中貲僅僅足販鶉以商主人主人亟慫恿之且約假寓飲食不取其直王喜遂行購鶉盈擔復入都主人喜賀其速售至夜大雨徹曙天明衢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居以待晴連綿數（此則非償之咎而）日更無休止起視籠中鶉漸死王大懼不知計之所出（無心之遇竟以遲緩得之豈偶然哉）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飼之經宿往窺則一鶉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為扼腕王自度金盡罔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鶉審諦之曰此似

若而人者豈果貧困以終哉

英物諸鷄之死未必非此之鬪殺之也君暇亦無所事請把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王如其教既馴主人

天寶啟之

令持向街頭賭酒肉食鷄健甚輒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子弟決賭三戰三勝半年許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鷄如命先是有某王者好鷄每值上元輒放民間把鷄者入邸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宜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倘有萬分一鷄鬭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予首是瞻待首肯而後應之王曰諾至邸則鷄

數語是一首絕妙鬬

人肩摩於墀下頃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鬬者上即有一人把鶉趨而進王命放鶉客亦放略一騰踔客鶉已敗王大笑俄頃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曰睛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鐵喙者當之一再騰躍而王鶉鎩羽更選其良再易再敗王急命取宮中玉鶉片時把出素羽如鷺神駿不凡王成意餒跪而求罷曰大王之鶉神物也恐傷吾禽喪吾業矣王笑曰縱之脫鬬而死當厚爾償成乃縱之王鶉直奔之而玉鶉方來則伏如怒雞以待之玉鶉健啄則

鶉行

措詞委婉可聽

起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頡頏相持約一伏時玉鶉漸懈而其怒益烈其鬭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逃觀者千人罔不歎羨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啄至爪審周一過問成曰鶉可貨否答云小人無恒產與相依爲命不願售也王曰賜而重直中人產可致頗願之乎成俯思良久曰本不樂置顧大王既愛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請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癡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直也成曰大王不以爲寶臣以爲連城之璧不過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數金易升斗粟

鶉入鶉入始願實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

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是何寶如之王言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鶉者成囊鶉欲行王呼曰鶉人來鶉人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心願盈溢惟恐失時曰以此數售心實怏怏但交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即如王命王喜即秤付之成囊金拜賜而出主人懟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

又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爲出金相慶嫗命治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

其富之基雖得於介而終以不惰成之通篇言數言命而來之以此可知富貴之來雖曰天命豈非人

嫗早起使成督耕婦督織稍惰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嫗辭欲去夫妻共挽之至泣下嫗亦遂止旭日候之已杳矣

幸哉

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得於惰亦創聞也不知一貧徹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拾鈒而不取亡金而任數所謂君子安貧達人知命

者非耶其情也殆亦有說焉老媼主人贈金皆出諸意外而卒以此致富謂非天之所以報狷介士哉

翔貴〔漢食貨志〕常苦枯旱亡有年歲穀價翔貴

英物〔晉桓溫傳〕溫生未期月溫嶠見之日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父彜以嶠所賞遂名溫

牛衣〔前漢王章傳〕章爲諸生疾病無故臥丨丨中與妻對泣及爲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之曰君不憶丨丨中泣涕時耶注丨丨編亂麻爲之

交譎〔詩邶風〕室人丨偏丨我

紅日三竿〔蘇軾〕詩曈曨曉日上丨丨陸游詩美睡丨丨日○按南齊天文志永明五年十一月日出三竿謂朱黃色赤暈也今多借用

儀賓〔明史〕明制皇姑曰大長公主皇姊妹曰長公主皇女曰公主親王女曰郡主諸郡王女曰縣主郡王孫女曰郡君郡王曾孫女曰縣君公主壻曰駙馬都尉餘皆曰丨丨

衡府〔明史〕衡恭王祐楎憲宗第六子成化十二

封宏治十三年之藩清州○〔按〕初大祖第七子榑封齊王建府青州西門內後罪發國除宏治中憲宗子祐楎復封此建國曰衡歷四世而革命

蓬首〔詩衛風〕首如飛ㄧ

菜色〔禮王制〕民無菜色注饑而食ㄧ則ㄧ病故云ㄧㄧ

仰屋〔宋富弼傳〕帝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刼之日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ㄧㄧ竊嘆者郎當至矣

趣裝見前嬌娜

委頓〔晉裴楷傳〕楷有濁利疾王渾請日楷今ㄧㄧ臣深憂之〔左傳襄四年〕甲兵不頓〔注〕頓謂挫傷折壞俗謂ㄧㄧ是也

亭午太平御覽日在午日ㄧㄧ孫綽天台山賦羲和ㄧㄧ

信宿見前嬌娜

首肯〔宋史〕王珪奏請ㄧ太后同聽政神宗ㄧㄧ

肩摩〔國策〕車擊轂人摩人

鐵羽見前葉生

中人產〔前漢文武紀〕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百金上曰百金ㄧㄧ之ㄧ也何以臺為

連城璧〔史記〕趙得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之故又名ㄧㄧㄧ

青鳳

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宏闊後淩夷樓舍連亘半曠廢之因生怪異堂門輒自開掩家人恒中夜駭譁耿患之移居別墅留老翁門焉由此荒落益甚或聞笑語歌吹聲耿有從子去病狂放不羈囑翁有所聞見奔告之至夜見樓上燈光明滅走報生生欲入覘其異止之不聽門戶素所習識竟撥蓬蒿曲折而入登樓殊無少異穿樓而過聞人語切切潛窺之見巨燭雙燒其明如晝一叟儒冠南面坐一媼相對俱年四十餘東向一少年可

突如其來即狐亦不能不驚
固狂放不羈亦占得理足

二十許右一女郎裁及笄耳酒胾滿案團坐笑語生突入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羣驚奔匿獨叟出叱問誰何入人閨闥生曰此我家閨闥君占之旨酒自飲不一邀主人毋乃太吝叟審睇曰非主人也生曰我狂生耿去病主人之從子耳叟致敬曰久仰山斗乃揖生入便呼家人易饌生止之叟乃酌客生曰吾輩通家座客無庸見避還祈招飲叟呼孝兒俄少年自外入叟曰此豚兒也揖而坐畧審門閥叟自言義君姓胡生素豪談議風生孝兒亦倜儻傾吐間雅相愛悅生二十一長孝

既得其眞即不妨加以藻飾此文之貴於潤色也果爾妙緒泉湧焉得不動人聽聞

引出幃中人粉飾多詞得力不小

兒二歲因弟之叟曰聞君祖纂塗山外傳知之乎答知之叟曰我塗山氏之苗裔也唐以後譜系猶能憶之五代而上無傳焉幸公子一垂教也生畧述塗山女佐禹之功粉飾多詞妙緒泉湧叟大喜謂子曰今幸得聞所未聞公子亦非他人可請阿母及靑鳳來共聽之亦令知我祖德也孝兒入幃中少時媼偕女郎出審顧之弱態生嬌秋波流慧人間無其麗也叟指婦云此爲老荊又指女郎此靑鳳鄙人之猶女也頗慧所聞見輒記不忘故喚令聽之生談竟而飲瞻顧女郎停睇不轉女覺

狂態可掬叟亦難堪

世之嚇人者多假託鬼狐狐又假託厲鬼而慚於灼灼對視之

之輒俯其首生隱躡蓮鉤女急斂足亦無慍怒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媼見生漸醉益狂與女俱起遽搴幃去生失望乃辭叟出而心縈縈不能忘情於青鳳也至夜復往則蘭麝猶芳而凝待終宵寂無聲欬歸與妻謀欲攜家而居之冀得一遇妻不從生乃自往讀於樓下夜方凭几一鬼披髮入面黑如漆張目視生生笑染指研墨自塗灼灼然相與對視鬼慚而去次夜更既深滅燭欲寢聞樓後發扃闢之閛然生急起窺覘則扉半啟俄聞履聲細碎有燭光

不為鬼動其行可知

狂生可見鬼孤伎倆原不足動入也停眄而俯首躡足而不愠搴幃去後情思亦可知矣不然豈猶不知有鬼嚇不動之狂生在此斯時何時而乃獨自房中出乎啓關捉臂推山者察

自房中出視之則青鳳也驟見生駭而卻走遽闔雙扉生長跽而致詞曰小生不避險惡實以卿故幸無他人得一握手爲笑死不憾耳女遙語曰惓惓深情妾豈不知但閨訓嚴不敢奉命生固哀之云亦不敢望肌膚之親但一見顏色足矣女似肯可啓關出捉之臂而曳之生狂喜相將入樓下擁而加諸膝女曰幸有夙分過此一夕即相思無用矣問何故曰阿叔畏君狂故化厲鬼以相嚇而君不動也今已卜居他所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而妾留守明日即發矣言已欲去云恐叔歸生強

而曰幸有夙分恭自使之留守時竊已私心自喜矣叟亦有治家不嚴之罪嚶嚶啜泣時心中有無限委屈無意相遭遂汝其厄深情所結有此因緣

止之欲與爲歡方持論間叟掩入女羞懼無以自容俯首倚牀拈帶不語叟怒曰賤婢辱吾門戶不速去鞭撻且從其後女低頭急去叟亦出尾而聽之訶詬萬端聞青鳳嚶嚶啜泣生心意如割大聲曰罪在小生與青鳳何與倘宥鳳也刀鋸鈇鉞小生願身受之良久寂然生乃寢自此第內絕不復聲息矣生叔聞而奇之願售以居不較直生喜攜家口而遷焉意甚適而未嘗須臾忘青鳳也會清明上墓歸見小狐二爲犬逼逐其一投荒竄去一則皇急道上望見生依依哀啼葛耳戢首似乞

因遭顛覆乃得相從堅永約人事得失亦復何常士之錯節盤根所自信者此心耳天數不可知聽之而已

其援生憐之啟裳衿提抱以歸閉門置牀上則青鳳也大喜慰問女曰適與婢子戲遘此大厄脫非郎君必葬犬腹望無以非類見憎生曰日切懷思繫於魂夢見卿如獲異寶何憎之云女曰此天數也不因顛覆何得相從然幸矣婢子必以妾爲已死可與君堅永約耳生喜另舍舍之積二年餘生方夜讀孝兒忽入生輟讀訝詰所來孝兒伏地愴然曰家君有橫難非君莫拯將自詣懇恐不見納故以某來問何事曰公子識莫三郎否曰此吾年家子也孝兒曰明日將過倘攜有獵狐望君之

一則以禮一則以情以禮制情情當自屈

忍哉二字恨詞也而以笑出之

臣之也生曰樓下之羞耿耿在念他事不敢與聞必欲僕效綿薄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既爾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顧瞻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女失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介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次日莫三郎果至鏤膺虎韔僕從甚赫生門逆之見獲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毛革撫之皮肉猶溫

則感其如是而又幸其不如是也其詞者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其心不死那得便死

以好結之冰玉未有不相能者耿生此舉高石太樸遠甚

便托裘敝乞得補綴莫慨然解贈生即付青鳳乃與客飲客既去女抱狐於懷三日而甦展轉復化爲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顧女曰我固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乞以樓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生諾之叟赧然謝別而去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人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孝兒時共談讌生嫡出子漸長遂使傅之蓋循循善教有師範焉

叟之愆不在樓

下詞訴時而在喚令所談時

別墅〔正韻〕墅田廬也古人別墅於家廬外立丨丨 及笄〔禮內則〕十有五年而笄〔注〕笄簪也 哉

見前狐嫁女

不速之客 易需有｜｜｜三人來注速召也

久仰山斗 唐韓愈傳贊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自愈沒其學盛行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也

通家 後漢孔融傳融十歲隨父詣京師造河南君李膺門云我與公步積代｜｜膺曰君祖父未嘗與僕有舊融曰吾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融與君非積代｜｜與衆皆奇之

豚兒 吳歷曹公見孫權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侗儻 見前狐嫁女

塗山女佐禹之功 吳越春秋禹年三十未娶行到｜｜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曰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若王之証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遂娶塗山謂之女嬌

妙緒泉湧 盧思道誄麗詞泉湧壯思雲飛

蓮鉤 見前嬌娜

扃 見前嬌娜

閑然 集韻｜音怦合扉聲

綿薄 前漢嚴助

〔傳〕淮南王曰越人丨丨介介〔後漢馬援傳〕丨丨獨惡力丨林不能陸戰 是耳〔注〕丨丨猶耿耿也鏤

膺虎韔〔詩秦風〕虎韔丨丨傳丨丨以虎皮爲弓室也丨丨鏤金以飾馬當胷帶也 般丨音〔傳成二年〕朱輪左丨注朱血色血色久 騆左則丨丨者近烟今入謂赤黑爲丨色 返哺〔春秋元命苞〕三足烏丨丨之烏至孝之應也○梁孝武帝孝思歌慈烏丨丨以報親

畫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襆獨奔甚艱於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麗心相愛樂問何夙夜踽踽獨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効力不辭也女黯然曰父母貪賂鬻妾朱門嫡妬甚朝詈

卽令眞是在亡之人又豈可貪而匿之明明引鬼入宅妻勸之而不從道士言之而不悟色之迷人甚矣哉

死將臨而不悟其言何等眞切乃初聞之

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遁耳問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敝廬不遠卽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攜襆物導與同歸女顧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祕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爲大家媵妾勸遣之生不聽偶適市遇一道士顧生而愕問何所遇荅言無之道士曰君身邪氣縈繞何言無生又力白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生以其言異頗疑女轉思明明麗人何至爲妖意道

而疑轉思之且以爲妄矣思言逆耳固如是夫明明麗人也而乃翠面鋸齒徒披采繪之人皮者乎世之以妖冶惑人者皆日日鋪人皮執采筆而繪者也吁可畏矣

士借厭禳以獵食者無何至齋門門內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踰垝垣則室門亦閉躡迹而窗窺之見一獰鬼面翠色齒巉巉如鋸鋪人皮於榻上執采筆而繪之已而擲筆舉皮如振衣狀披於身遂化爲女子睹此狀大懼獸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徧跡之遇於野長跪乞救道士曰請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甫能覓代者予亦不忍傷其生乃以蠅拂授生令挂寢門臨別約會於青帝廟生歸不敢入齋乃寢內室懸拂焉一更許聞門外戢戢有聲自不敢窺也使妻窺之但見女子來望拂子

緊

彼在亡之入固已登子之牀矣不爲裂肚掏心何以與子寢合乎然此其共見者耳更有甚於裂肚掏心而無形跡可窺者父母妻子兄弟朋友皆不得知何處求入而

不敢進立而切齒良久乃去少時復來罵曰道士嚇我繄不然甯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壞寢門而入徑登生牀裂生肚掏生心而去妻號婢入燭之生已死腔血狼藉陳駭涕不敢聲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憐之鬼子乃敢爾即從生弟來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遁未遠問南院誰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現在君所二郎愕然以爲未有道士問曰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荅曰僕赴青帝廟良不知當歸問之去少頃而返曰果有之晨間一嫗來欲傭爲僕

活之哉麗人也而老姬矣厲鬼矣且臥嗥如猪変作濃烟矣貪裀中得意時可謂無美不備矣

家操作室人止之倘在也道士曰即是物矣遂與俱往仗木劍立庭心呼曰業魅償我拂子來媪在室惶遽無色出門欲遁道士逐擊之媪仆人皮劃然而脫化為厲鬼臥嗥如猪道士以木劍梟其首身變作濃烟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蘆拔其塞置烟中飀飀然如口吸氣瞬息烟盡道士塞口入囊共視人皮眉目手足無不備具道士卷之如卷畫軸聲亦囊之乃別欲去陳氏拜迎於門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謝不能陳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沉思曰我術淺誠不能起死我指一人或能之往求必

彼固愛佳人而甘心就死者活之何爲彼愛人之佳大人亦將愛彼之佳人彼之佳人且將轉而愛人矣人盡夫也活之何爲

合有效問何人曰市人有瘋者時臥糞土中試叩而哀之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二郎亦習知之乃別道士與嫂俱往見乞人顛歌道上鼻涕三尺穢不可近陳膝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愛我乎陳告之故又大笑曰人盡夫也活之何爲陳固哀之乃曰異哉人死而乞活於我我閻摩耶怒以杖擊陳陳忍痛受之市人漸集如堵乞人咯痰唾盈把舉向陳吻曰食之陳紅漲於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囑遂強啖焉覺入喉中硬如團絮格格而下停結胸間乞人大笑曰佳人愛我哉遂起行已不

而

此仙人警人語也勿作瘋顛語看

咯痰唾以為人心仙術則奇所昔者強啖之人耳不知其復活以復亦嘗撫膺而痛心及此否

顧尾之人於廟中追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後冥搜殊無端兆慚恨而歸既悼夫亡之慘又悔食唾之羞俯仰哀啼但願即死方欲展血斂尸家人竚望無敢近者陳抱尸收腸且理且哭哭極聲嘶頓欲嘔覺鬲中結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驚而視之乃人心也在腔突突猶躍熱氣騰蒸如烟焉大異之急以兩手合腔極力抱擠少懈則氣氤氳自縫中出乃裂繒帛急束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裯中夜啟視有鼻息矣天明竟活為言恍惚若夢但覺心隱痛耳視破處痂結如錢尋愈

異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爲美迷哉愚人明
明忠也而以爲妄然愛人之色而漁之妻亦將食人之
唾而甘之矣天道好還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
鬼子敢爾【世說】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
君何物答曰如君之於盧毓盧珽因謂弟
士龍曰我祖父名播海 朱門【晉魏允傳】允與游氏世
内豈有不知｜｜｜｜ 爲豪族西州語曰魏與
游牛羊不數頭南開｜｜北望青樓 厭禳【前漢杜業
○【杜甫詩】出入｜｜家華屋列蛟螭 傳注】｜壓
也鎮也【周禮】女坐 獨食｜易林】鷹鸇｜ 垝垣【詩衛風】乘
【注】却變異曰｜ ｜雉兎困極 彼｜｜傳
｜毀｜ 青帝廟【史記封禪書】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
墻也 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
對曰四帝有青白赤黄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
而曰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
｜

我而與之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狼藉**〔爾雅翼〕狼性貪聚物不整故稱｜｜○釋文｜｜草而臥去則穢亂爲｜｜也**梟其首**〔秦紀〕嫪毒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注〕懸首於木上曰梟○天〔錄識餘〕｜首者百勞名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食梟羹死懸其首於木標賊首以示衆曰梟**膝行**莊子在宥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而進再拜稽首而問**人盡夫也**〔左傳〕桓十五年｜｜｜｜父一而已**愛人之色而漁之**禮坊記〕諸侯不下漁色〔注〕漁色如漁人之取魚貪欲無所擇也**天道好還**道德經〕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宜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注〕還償也

賈兒

楚某翁賈於外婦獨居夢與人交醒而捫之小丈夫也

壯兒膽憎
兒頑憎之

察其情與人異知為狐未幾下牀去門未開而已逝矣入暮邀庖媼伴焉有子十歲素別榻臥亦招與俱夜既深媼兒皆寐狐復來婦喃喃如夢語媼覺呼之狐遂去自是身忽忽若有忘至夜不敢息燭戒子睡勿熟夜闌兒及媼倚壁少寐既醒失婦意其出遺久待不至始疑媼懼不敢往覓兒執火徧燭之至他室則母裸臥其中近扶之亦不羞縮自是遂狂歌哭叫詈日萬狀夜厭與人居另榻寢兒嫗亦遣去兒每聞母笑語輒起火之母反怒呵兒兒亦不為意因其壯兒膽然嬉戲無節日效

固非壯之亦未是探知見者然見誠不易知待其做出而後知之耳

溲

先斷其尾已奪其魄矣此討狐第一功

坊者以磚石叠窗上止之不聽或去其一石則滾地作嬌啼入無敢氣觸之迴數日兩窗盡塞無少明已乃合泥塗壁孔終日營營不憚其勞塗已所作遂把厨刀霍霍磨之見者皆憎其頑不以人齒見宵分隱刀於懷以匏覆燈伺母囈語急啟燈杜門聲喊久之無異乃離門揚言詐作欲溲狀欻有一物如貍突奔門隙急擊之僅斷其尾約二寸許溼血猶滴初挑燈起母便詬罵兒若弗聞擊之不中懊恨而寢自念雖不即戮可以幸其不來及明視血跡踰垣而去跡之入何氏園中至夜果絕

不過醫藥耳驅禳耳翁凡無策孺子其奈之何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探其虛實審其踪跡知巳知彼百戰百勝

兒竊喜但見癡臥如死未幾賈人歸就榻問訊婦嫚罵視若仇兒以狀對翁驚延醫藥之婦瀉藥詬罵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數日漸安父子俱喜一夜睡醒失婦所在父子又覓得於別室由是復顛不欲與夫同室處向夕竟奔別室挽之罵益甚翁無策盡扃他扉婦奔去則門自闢翁患之驅禳備至殊無少驗兒薄暮潛匿何氏園伏莽中將以探狐所在月初作乍聞人語暗撥蓬科見二人飲一長鬣奴捧壺衣老棕色語俱細隱不甚可辨移時聞一人曰明日可取白酒一瓶來頃之俱去惟

運籌制勝有如大帥登壇不用一卒一騎貯看滅此朝食不圖乳臭孺子遂乃握是一智珠

長鬣獨啓脫衣臥庭石上審顧之四肢皆如人但尾垂後部兒欲歸恐狐覺遂終夜伏未明又聞二人以次復來噥噥入竹叢中兒乃歸翁問所往荅宿何伯家適從父入市見帽肆挂狐尾乞翁市之翁不顧兒牽父衣嬌聒之翁不忍過拂市焉父貿易廛中兒戲弄其側乘父他顧盜錢去沽白酒寄肆廊有舅氏城居素業獵兒奔其家舅他出妗詰母疾荅云連朝稍可又以耗子嚙衣怒啼不解故遣我乞獵藥耳妗檢櫝出錢許裹付兒兒少之妗欲作湯餅啖兒兒覷室無人自發藥裹竊盈掬

而懷之乃趨告媼俾勿舉火父待市中不遑食也遂徑
去隱以藥置酒中遨遊市上抵暮方歸父問所在托在
舅家兒自是日游廛肆間一日見長鬣人亦雜儔中兒
審之確陰綴繫之漸與語詰其居里答言北村亦詢兒
兒僞云山洞長鬣怪其洞居兒笑曰我世居洞府君固
否耶其人益驚便詰姓氏兒曰我胡氏子曾在何處見
君從兩郎顧忘之耶其人熟審之若信若疑兒微啟下
裳少少露其假尾曰我輩混迹人中但此猶存爲可恨
耳其人問在市欲何作兒曰父遣我沽其人亦以沽告

兒問沽木曰吾儕多貧故常竊時多兒曰此役亦良苦躭驚憂其人曰受主人遣不得不爾因問主人伊誰曰即曩所見兩郎兄弟也一私北郭王氏婦一宿東村某翁家翁家兒大惡被斷尾十日始瘥今復往矣言已欲别曰勿悞我事兒曰竊之難不若沽之易我先沽寄廊下敬以相贈我囊中尚有餘錢不愁沽也其人愧無以報兒曰我本同類何靳些須暇時尚當與君痛飲耳遂與俱去取酒授之乃歸至夜母竟安寢不復奔心知有異告父同往驗之則兩狐斃於亭上一狐死於草中喙

能出奇計
無愧陳平

津津尚有血出酒瓶猶在時而搖之未盡也父驚問何不早告曰此物最靈一洩則彼知之翁喜曰我兒討狐之陳平也於是父子荷狐歸見一狐禿尾刀痕儼然自是遂安而婦瘠殊甚心漸明了但益之嗽嘔痰輒數升尋卒北郭王氏婦向祟於狐至是問之則狐絕而病亦愈翁由此奇兒教之騎射後貴至總戎

十歲小兒何以辨此其殆天授乎胷有成竹目無全牛膽大於天心細若髮虛以餌之實以証之苦以難之甘以餌之同類以結之後約以信之討之於杯酒

之中玩之於股掌之上其從容措置不躁不矜縝密
而不有輕洩者老成人且難之况乃孺子
霍霍磨之〔木蘭詩〕爺孃聞我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
我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我來磨刀丨丨
向猪囈語丨睡丨也列子扃見前襛見前姈〔集韻〕丨
羊眠中哼丨呻呼嬌娜嬌娜姈巨禁切
音姈俗謂丨丨卽水引也一名溫淘青箱舉火
舅母曰丨湯餅〔雜記〕凡以麪煮之皆曰丨丨
莊子讓王篇曾子居衛二陳平〔漢書〕丨丨字孺子陽
日不丨丨十年不製衣武人高祖定天下凡
六出奇計官左〔韻會〕丨音粹〔說文〕神禍也〔左傳〕昭
丞相封曲逆侯祟元年實沈臺駘爲丨○前漢江克
傳〔注〕丨者禍咎之徵鬼神
所以示也故從出從示
董生

此太素脈奇而有理亦真說得出

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榻而熾炭焉方將篝燈適友人招飲遂扃戶去至友人所座有醫人善太素脈徧診諸客未顧王生九思及董曰余閱人多矣脈之奇無如兩君者貴脈而有賤兆壽脈而有促徵此非鄙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實甚其驚問之曰某至此其窮於術未敢臆決願兩君自慎之二人初聞甚駭既以爲模稜語置不爲意半夜董歸見齋門虛掩大疑醺中自憶必去時忙促故忘扃鍵入室未遑爇火先以手入衾中探其溫否纔一探入則膩有臥人大愕

信斯言也則畏首畏尾之人不爲狐惑矣一笑董之始見未嘗不明顧旣喜其色又復惑其言遂并此一隙之明亦反自咎其

欻手急火之竟爲姝麗韶顏稚齒神仙不殊狂喜戲探下體則毛尾修然大懼欲遁女已醒出手捉生臂問君何往董益懼戰栗哀求願仙人憐恕女笑曰何所見而仙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曰尾於何有君誤矣引董手强使復探則髀肉如脂尻骨童童笑曰何如醉態矇矓不知所見伊何遂誣人若此董固喜其麗至此益惑反自咎適然之錯然疑其所來無因女曰君不憶東鄰之黃髮女乎屈指移居者已十年矣爾時我未笄君亦垂髫也董恍然曰卿周氏之阿瑣耶女曰是矣董

錯矣不亡何待

曰卿言之我髮鬅憶之十年不見遂苗條若此然何遽能來女曰妾適癡郎四五年翁姑相繼逝又不幸爲文君剩妾一身煢無所倚憶孩時相識者惟君故勉來相就入門已暮邀飲者適至遂潛隱以待君歸待之既久足冰肌栗故借被以自溫耳幸勿見疑董喜解衣共寢意殊自得月餘漸羸瘦家人怪問輒言不自知久之面目益支離乃懼復造善脈者診之醫曰此妖脈也前日之死徵驗疾不可爲也董大哭不去醫不得已爲之鍼手灸臍而贈以藥囑曰如有所遇力絕之董亦自危既

聞之令人落魂喪胆

此時方知促徵之語乃非模稜

規戒語原當聽不謂即以規戒語售其欺也然此亦易辨耳縱

歸女笑耍之拂然曰勿復相糾纏我行且死走不顧女大慚亦怒曰汝尚欲生耶至夜董服藥獨寢甫交睫夢與女交醒已遺矣益恐移寢於內妻子火守之夢如故窺女子已失所在積數日董嘔血斗餘而死王九思在齋中見一女子來悅其美而私之詰所自曰妾遐思之隣也渠舊與妾善不意為狐惑而死此輩妖氣可畏讀書人宜愼相防王益佩之遂相懽待居數日迷罔病瘠忽夢董曰與君好者狐也殺我矣又欲殺我友我已訴之冥府洩此幽憤七日之夜當炷香室外勿忘卻醒而

伊井妖天下豈有私奔之人而能以正語規戒人者乎其迷罔病瘠而不至於嘔血以死者亦幸而免耳

異之謂女曰我病甚恐將委溝壑或勸勿室也女曰命當壽室亦生不壽不室亦死也坐與調笑王心不能自持又亂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絕及暮插香戶上女來拔棄之夜又夢蓮香來讓其違囑次夜暗囑家人俟寢後潛炷之女在榻上忽驚曰又爇香耶王言不知女急起得香又折滅之入曰誰教君爲此者王曰或室人憂病信巫家作厭禳耳女徬徨不樂家人潛窺香滅又炷之女忽嘆曰君福澤良厚我悞害遐思而奔子誠我之過我將與彼就質於冥曹君如不忘夙好勿壞我皮囊也逡

八字千古鐵案處狐亦平允

巡下榻仆地而死燭之狐也猶恐其詐遽呼家人剝其革而懸焉王病甚見狐來曰我訴諸法曹法曹謂董君見色而動死當其罪但咎我不當惑人追金丹去復令還生皮囊何在曰家人不知已脫之矣狐慘然曰余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恨恨而去王病幾危半年乃瘥

凡聞讜言者始未嘗不駭然驚懍然悟惕然懼乃一轉念間即自涉游移而寬以自恕矣且謂彼模稜而置不為意矣迨錮蔽日深事不可為徒掩泣而賚恨

以死天下豈止一董生哉

篝燈〔宋史陳彭年傳〕彭年好學母禁其夜讀彭年｜｜密室不令母知｜｜籠也 扃見前嬌娜

太素脈〔列子〕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通始起之天始起先有太素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太素脈劉守素著脈之可以知人之貴賤夭壽

模棱〔盧氏雜記〕唐蘇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天下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道但以手模牀棱而已時謂之蘇｜｜

我不畏首而畏尾〔左傳〕文十七年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尻〔集韻〕｜邱刀切音考平聲天問注｜脊骨盡處

笄見前青鳳

苗條〔晉皇后傳〕贊芬實窈窕芳菲婉嫕〔注〕窈窕一作｜｜

不幸爲文君謂新寡也詳見卷二阿寶相如注

肌粟〔飛燕外傳〕體溫舒無軫粟蘇軾詩凍合玉樓寒起粟

厭禳見前畫皮

事雖豪放然亦恭而有禮不是徒為游戲

陸判

陵陽朱爾旦字小明性豪放然素鈍學雖篤尚未知名

唯其素鈍故必易心亦唯與篤學乃可易心于此須著眼勿徒取其豪放也

一日文社衆飲或戲之云君有豪名能深夜起十王殿負得左廊判官來衆當醵作筵益陵陽有十王殿神鬼皆以木雕妝飾如生東廡有立判綠面赤鬚貌尤獰惡或夜聞兩廊拷訊聲入者毛皆森豎故衆以此難朱朱笑起徑去居無何門外大呼曰我請髯宗師至矣衆皆起俄負判入置几上奉觴酹之三衆睹之瑟縮不安於坐仍請負去朱又把酒灌地祝曰門生狂率不文大宗

狂有守乃不流于妄

傅飲者此判之所以稱爲達人而惠然肯來也

陸亦達人所以乘興而來不爲畛畦

師諒不爲怪荒舍匪遙合乘興來覓飲幸勿爲畛畦乃負之去次日衆果招飲抵暮半醉而歸輿未闌挑燭獨飲忽有人搴簾入視之則判官也朱起曰噫吾殆將死矣前日冒瀆今來加斧鑕耶判啟濃髯微笑曰非也昨蒙高義相訂夜偶暇敬踐達人之約朱大悅牽衣促坐自起滌器爇火判曰天道溫和可以冷飲朱如命置瓶案上奔告家人治肴果妻聞大駭戒勿出朱不聽立俟治具以出易琖交酬始詢姓氏曰我陸姓無名字與談古典應荅如響問知制藝否曰妍媸亦頗辨之冥司誦

以腸易心肉塊竅塞者幸矣但未卜此佳者從何處揀得來

讀與陽世畧同陸豪飲一舉十觥朱因竟日飲遂不覺玉山傾頹伏几醺睡比醒則殘燭黃昏鬼客已去自是兩三日輒一來情益洽時抵足眠朱獻窻稿陸輒紅勒之都言不佳一夜朱輒醉先寢陸猶自酌忽醉夢中覺臟腑微痛醒而視之則陸危坐牀前破腔出腸胃條條整理愕曰夙無仇怨何以見殺陸笑云勿懼我爲君易慧心耳從容納腸已復合之末以裹足布束朱腰作用畢視榻上亦無血跡腹間覺少麻木見陸置肉塊几上問之曰此君心也作文不快知君之毛竅塞耳適在冥

可見文思不進過眼輙忘者非其人之罪也或教之曰胡不央陸判易之曰是即其取置几上留以補闕之那塊也烏得而再易之社友之心

間於千萬忠中揀得佳者一枚爲君易之留此以補闕（○只慧心耳乃○千萬中揀得其○一更不外○忠孝節義之）數乃起掩扉去天明解視則創縫已合有綖而赤者存（○心可於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百○千萬億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中揀得○幾許）焉自是文思大進過眼不忘數日又出文示陸陸曰可矣但君福薄不能大顯貴鄉科而已（可○見心無○定向福有定○心可易而○福不可○易、今之不自揣○其心而妄○希厚福者想爲○塊上另有一毛數）問何時曰今歲必魁未幾科試冠軍秋闈果中經元同社友素揶揄之及見闈墨相視而驚細詢始知其異共求朱先容願納交陸陸諾之衆大設以待之更初陸至赤髯生動目燗燗如電衆茫乎無色齒欲相擊漸引去朱乃攜陸歸飲既醺朱曰湔腸伐胃受賜已多尚有一事欲相煩不知可

未必盡是肉塊然亦未必盡是光明磊落者見此電光烱烱能不失色引去

有心腸佳而面目惡者有面目佳而心腸惡者換面目易換心腸難乃夫既已伐胃湔腸夫人自然改頭

否陸便請命朱曰心腸可易面目想亦可更山荊予結髮人下體頗亦不惡但頭面不甚佳麗尚欲煩君刀斧如何陸笑曰諾容徐圖之過數日半夜來叩關朱急起延入燭之見襟裹一物詰之曰君曩所囑向艱物色適得一美人首敬報君命朱撥視頸血猶溼陸立促急入勿驚禽犬朱慮門戶夜扃陸至一手推扉扉自闢引至臥室見夫人側身眠陸以頭授朱抱之自於靴中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項著力如切瓜狀迎刃而解首落枕畔急於生懷取美人頭合項上詳審端正而後按捺已

換面

而移枕塞肩際命朱瘞首靜所乃去朱妻醒覺頸間微痳面頰甲錯搓之得血片甚駭呼婢汲盥婢見面血狼藉驚絕濯之盆水盡赤舉首則面目全非又駭極夫人引鏡自照錯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覆細視則長眉掩鬢笑靨承顴畫中人也解領驗之有紅綫一周上下肉色判然而異先是吳侍御有女甚美未嫁而喪二夫故十九猶未醮也上元遊十王殿時遊人甚雜內有無賴賊窺而艷之遂陰訪居里乘夜梯入穴寢門殺一婢於牀下逼女與淫女力拒聲喊賊怒亦殺之吳夫人

使女自言
之女之寃

微聞闔聲呼婢往視見尸駭絶舉家盡起停尸堂上置首項側一門啼號紛騰終夜詰旦啟衾則身在而失其首徧撻侍女謂所守不恪致葬犬腹侍御告郡郡嚴限捕賊三月而罪人弗得漸有以朱家換頭之異聞吳公者吳疑之遣嫗探諸其家入見夫人駭走以告吳公公視女尸故存驚疑無以自決猜朱以左道殺女往詰朱朱曰室人夢易其首實不解其何故謂僕殺之則寃也吳不信訟之收家人鞫之一如朱言郡守不能決朱歸求計於陸陸曰不難當使伊女自言之吳夜夢女曰見

已明女之頭得所矣吳女身死而頭生朱妻頭死而身生頭固新而身則依然故也其新人耶其故人耶合而觀之兩人奏成一人分而觀之兩人兩個半截人生原足樂

爲蘇溪楊大年所賊無與朱孝廉彼不艷於其妻陸判官取兒頭與之易之是兒身死而頭生也願勿相仇醒告夫人所夢同乃言於官問之果有楊大年執而械之遂伏其罪吳乃詣朱請見夫人由此爲公壻乃以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朱三入禮闈皆以場規被放於是灰心仕進積三十年一夕陸告曰君壽不永矣問其期對以五日能相救否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且自達人觀之生死一耳何必生之爲樂死之爲悲朱以爲然卽治衣衾棺槨既竟盛服而沒翌日夫人方扶柩哭朱忽冉

死誠可悲自達人觀之生而有愧於生也者生固無可樂死亦不暇悲也死而無憾於死也者生固有可樂死亦無可悲也既有生即有死既知生即知死可以生即可以死又何必樂生又

冉自外至夫人懼朱曰我誠鬼不異生時慮爾寡母孤兒殊戀戀耳夫人大慟涕垂膺朱依依慰解之夫人曰古有還魂之說君既有靈何其不再朱曰天數不可違也問在陰司作何務曰陸判薦我督案務授有官爵亦無所苦夫人欲再語朱曰陸公與我同來可設酒饌趨而出夫人依言營備但聞室中笑飲豪氣高聲宛若生前半夜窺之窅然而逝自是三數日輒一來時而留宿繾綣家中事就便經紀子瑋方五歲來輒提抱至七八歲則燈下教讀子亦慧九歲能文十五入邑庠竟不知

何必悲耳

官聲果好先人瞑目其榮多矣龍章封錫

無父也從此來漸疎日月至焉而已又一夕來謂夫人曰今與卿永訣矣問何往曰承帝命爲太華卿行將遠赴事煩遂隔故不能來母子抉之哭曰勿爾兒已成立家業尚可存活豈有百歲不拆之鸞鳳耶顧子曰好爲人勿墮父業十年後一相見耳徑出門去於是遂絕後璋二十五舉進士官行人奉命祭西岳道經華陰忽有輿從羽葆馳衝鹵簿訝之審視車中人其父也下馬哭伏道左父停輿曰官聲好我目瞑矣璋伏不起朱促車行火馳不顧去數武回望解佩刀遣人持贈遙語曰佩

乃其餘事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功力全在四欲字精神全在兩而字心術人品學問經濟皆包括在內

之當貴瑋欲追從見輿從人馬飄忽若風瞬息不見痛恨良久抽刀視之製極精工鐫字一行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瑋後官至司馬生五子曰沉曰潛曰沕曰渾曰深一夕夢父曰佩刀宜贈渾也從之渾仕爲總憲有政聲

異史氏曰斲鶴續鳧矯作者妄移花接木創始者奇而況加鑿削於肝腸施刀鋸於頸項者哉陸公者可謂媸皮裹妍骨矣明季至今爲歲不遠陵陽陸公猶存乎倘有靈焉否也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紅勒〔夢溪筆談〕嘉祐中士人劉幾爲文好爲險怪之語歐公深惡之會公主試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戲續曰秀才剌試官刷乃以硃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

斷鶴續鳧〔莊子〕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醵作筵見前狐嫁女

治具前漢灌夫傳將軍幸喜過魏其魏其夫妻||注具酒食也

玉山傾頽〔世說〕山濤言稽叔夜之爲人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若玉山之將頽

毛竅塞未詳

揶揄見前勞山道士

先容〔鄒陽〕獄中書蟠本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注胃先形容之也○駱賓王詩徒懷萬乘若誰爲一先容

湔腸伐胃〔華陀〕事見後漢書又〔五代史〕王仁裕夢人剖其腸胃文思大進

結髮〔蘇武詩〕||爲夫婦恩愛兩不疑〔注〕|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爲義也○〔按〕程伊川云||只稱其幼小言初上頭時非謂合髻子也

物色見前嬌娜

扃

見前嬝娜迎刃而解（晉書）王濬討吳州郡多望風歸命杜預曰兵威以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無復著手處也　狼藉見前畫皮醮（禮昏義）父親｜子而命之迎注｜酌也

左道（禮王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以亂政殺（疏）｜｜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為貴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邪道為左　羽葆（禮雜記）匠人執｜｜（注）鹵

簿（炙轂）子直駕行羽儀導護之謂之｜｜秦漢始有其名後漢胡廣曰天子出行則具｜｜鹵大駕也所以扞敵其部伍之次皆著於簿獨以鹵為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也五禮精義曰以大楯領一部之人故曰｜｜

武（禮曲禮）堂上接｜堂下布｜（疏）｜足迹也陳氏曰文者上之道｜者下之道故足在體之下曰｜卷在冠之下亦曰｜　心欲小而胆欲大智欲

圓而行欲方（本唐書孫思邈）對盧照鄰語

卷一終